在金三角

臥底十年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节：初到金三角(1)
- 第2节：初到金三角(2)
- 第3节：初到金三角(3)
- 第4节：初到金三角(4)
- 第5节：初到金三角(5)
- 第6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1)
- 第7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2)
- 第8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3)
- 第9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4)
- 第10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5)
- 第11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6)
- 第12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7)
- 第13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8)
- 第14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1)
- 第15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2)
- 第16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3)
- 第17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4)
- 第18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5)
- 第19节：海眼一枝花(1)
- 第20节：海眼一枝花(2)
- 第21节：海眼一枝花(3)
- 第22节：海眼一枝花(4)
- 第23节：海眼一枝花(5)
- 第24节：虎落平阳
- 第25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1)
- 第26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2)
- 第27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3)
- 第28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4)
- 第29节：南邓惊魂
- 第30节：大会战的导火索(1)

- 第31节：大会战的导火索(2)
- 第32节：大会战的导火索(3)
- 第33节：凤尾河边(1)
- 第34节：凤尾河边(2)
- 第35节：凤尾河边(3)
- 第36节：凤尾河边(4)
- 第37节：毒品王国的女王(1)
- 第38节：毒品王国的女王(2)
- 第39节：小金三角(1)
- 第40节：小金三角(2)
- 第41节：小金三角(3)
- 第42节：老夫妇的壮举

第1节：初到金三角(1)

一、初到金三角

瑞丽是一座具有热带风光的美丽边城，与友好邻邦缅甸只隔一条秀丽的瑞丽江。两国人民自由往来，是世界上少有的不设防的边境之一。

瑞丽终年阳光灿烂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。这里除了一家制糖厂之外，没有什么大型工业，发电靠水力，空气很少受到污染。像蓝宝石一样明净的天空里，飘着朵朵洁白的云。一座座佛寺金塔高耸，一棵棵大青树柳荫匝地。一年四季鲜花盛开，绿草如茵，这是一个神话般美丽的地方。小城不大，仅一条长着高大棕榈树、开着火红凤凰花的主要街道。即便是步行，两小时也能跑遍全城。就这样一个弹丸之地，它每年吸引国内外数万游人前来观光游览。有一年，日本真由美来此观光，瑞丽人民为她举行了盛大的烛光晚会，感动得真由美热泪满腮。

瑞丽这地方哪来这么大的魅力！

瑞丽是国家一级口岸，大宗外贸物资经缅甸转口到东南亚各国。这比海上运输便捷得多，能大大缩短运输里程，于是外贸出口商家便选中了这块宝地。许多豪华饭店拔地而起，够上星级的就有多家。更由于缅甸是世界上出产珠宝最多的国家，瑞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便成为巨大的珠宝市场，相继建成了宏伟的珠宝城和繁华的珠宝街。什么绿翡翠、猫儿眼、祖母绿，价值连城的珍贵珠宝在这里随处可见。在瑞丽，最多的店铺是珠宝店，许多别的商号也兼营珠宝，到处珠光宝气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许多人因经营珠宝发了大财。有了钱，就需要解决花钱的地方。歌舞楼台、夜总会等娱乐场所，一座座兴起，瑞丽成为远近闻名的不夜城。入夜华灯齐放，各色人种奇装异服，摩肩接踵蜂拥而至，琴声歌声不绝于耳，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，因而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

我踏遍角角落落，就是要进一步解开瑞丽在短时间内崛起的秘密。一天晚饭后，我信步来到久已闻名的边城街，首先从这里看起。

这是一条步行商业街，街道很窄，恐怕两辆汽车都没法对开，但是却有长长的四条营业线。两边是店铺，中间是两列背靠背的摊位，这样就把一条街变成了两条。所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，主要是各类化妆品，玉兰油、雅倩、人参珍珠霜等堆积如山。一瓶高级法国香水，才售人民币20元。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人民币呢？因为在中缅两国商定的200里经济协作区内，缅币和人民币通用，而且兑换起来也很方便，不必去银行，街边大青树下坐着一些缅甸妇女，她们面前摆放着成堆的两国货币，找她们去换就是了，但要讨价还价，她们赚的就是两国货币之间的差价。她们守着大堆的钱不怕有人抢吗？不怕。这里的社会秩序空前的好，莫说抢劫，连小偷小摸都很少见。

话题扯远了，仍回到步行商业街。如前所述，这里的商品便宜得惊人，而且是清一色的进口货。当然是边民肩扛人抬，从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各条秘密通道走私进来的。街边有多家精品屋，百年以上的法国名酒每瓶售价人民币2000多元，工薪阶层是喝不起的，但在这里却销售得很快，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比比皆是。美国、泰国、新加坡生产的食品摆满了货架。卖服装和鞋帽的集中在街的一端，有上百家之多，其中不乏世界名牌。至于真假，只有鬼才知道！

这里还有在别处少见的名贵商品，如鳄鱼皮制作的手提袋和钱包，用大象皮做的腰带，巨蟒皮做的凉鞋……还有象牙、犀角、虎骨、豹骨、羚羊角等，中国内地严令禁止的野生动物制品，在这里公开出售。这些物品多为印度和孟加拉商人带来。市场管理人员本着“管而不死，活而不乱”的原则，有时也需要睁半个眼闭半个眼，况且这时工作人员已下班，谁还来夜市查禁！我最喜欢逛的是木雕工艺品商店，多为缅甸、泰国产珍贵柚木雕刻。有配着金链的大象拉木头，有老牛舐犊，骏马飞腾，有雄鹰展翅，虎豹出山，有传统的松鼠偷葡萄，猕猴献桃，当然最多的还是神佛雕像，其中有不少是高手制作的

艺术精品。还有在中国内地绝对禁止的刀具店，里面摆满了各种镶金镀银、缀以红蓝宝石的长刀短剑，吹毛利刃、寒光逼人。此地民族多有佩刀的习惯，政府尊重他们的习俗，破例准许销售。内地游客买了若想带回去，就比登天还难。

第2节：初到金三角(2)

当你走在拥挤不堪的步行商业街上，冷不防会有一些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等国的儿童拦住你的去路，缠着你兜售据说从他们的国家带来的珠宝玉器。他们一个个黑得不亚于非洲人，牙齿雪白晶亮，用流利的汉语“大伯大妈”叫得满亲热。你买了之后，却发现上了当，几乎全是本地货，清一色的劣质品。甚至有河南商人贩来的南阳玉，当成缅玉卖给你。至于价格能从60元一下子降到6元，可游客们面对这些可爱的异国少年，谁能狠心这样压价呢！在无意中你就参加了“国际救援组织”。不远处，有几家销售廉价首饰的店铺，塑料吹制的仿珍珠项链几可乱真。各色宝石戒指做工精良，镶嵌的全是水晶玻璃。手镯金光闪烁，但全是铜铝制品。这使我联想起一则极富哲理的谚语：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！

在步行商业街中段，有一棵大青树，下面聚集着买卖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的人。有一次，一个“老广”花了6000元人民币买了一盆兰花，还喜滋滋地认为买了便宜货，据他说：回到广州花市价格至少要翻一番。在这棵大树下，一只印度来的大鹦鹉，才卖30元，而在昆明花鸟市场上最低标价是200元。在这里一只猕猴的价格超不过100元；一只从越南来的懒猴，30元钱就能卖给你。小松鼠就更可怜，至多三五元。保护野生动物的禁令，就张贴在大青树上，有时管理人员也会突然搜查，那有什么用，你总不能天天守在这里。尤其是越南来的商人，就更难对付。百年来，他们抗法、抗日、反美，近年来还打了勒紧腰带支援过他们的中国人。他们从战争中学会了游击战、麻雀战，管理人员来了他们就一哄而散，管理员刚走他们就携物重来。

从花鸟市场往前走，就是众多的小吃店，在这里油烟弥漫、香气四溢。在各家饭店门前的铁笼子里，禁锢着的野生动物就更多。穿山甲蜷缩在一角，野猫无可奈何地跳来跳去，羽毛艳丽、肉质细嫩的松鸡，更逃不脱被宰杀的命运。我亲眼目睹这样的场面，一个凶神恶煞

般的胖厨师，手戴帆布手套，紧握一条黑红花的大毒蛇，当众割下蛇头，将蛇血滴在饭桌上的酒杯里，然后又麻利地取出蛇胆，用牙签搅碎放在另一个酒杯里。这样桌上就有了一杯红酒和一杯绿酒。客人们很快将酒分享，一个个面红耳赤、周身发热，据说能明目保肝、活血散淤。提到医疗效果，使我想到这里摆满街的性用品，既不躲闪更不遮羞，各式男女自慰器就明放在货摊上。卖化妆品的摊位均售春药，而且都是年轻姑娘。什么印度产“神油”，美国产“伟哥”，日本产“金枪不倒”随处可见，人类最后的一片无花果叶也摘掉了。

走出大街人渐渐稀少，踏着月亮的银辉，我信步向居处走去。远方断断续续传来带有东南亚情调的歌声。我远离了夜市的喧嚣，心里又恢复了宁静。但是外地游客走在这种看似静谧、祥和的小巷中，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危险。黑影里，会突然冲出一个打扮入时的少女，紧紧挽着你的胳臂，嗲声嗲气地让你带她去吃宵夜。如果你依从了她，麻烦可就来了，可以说是后患无穷。瑞丽这地方是梅毒和淋病、俗称“花柳病”的高发区，这从满街“专治花柳病”的广告，就可看出端倪。而且“花柳病”这名字起得也妙，表明这是寻花问柳所致之病。这使我想起在瑞丽一家夜总会的大厅里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：“ 春风放胆来梳柳，夜雨瞒人去润花。”这原本是清代郑板桥的一副名联，在这里却成了教唆性的广告。外地游客当你春心荡漾之时，千万记住“春心莫共花争发”，这不是因为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，而是避免你本人化烟化灰。艾滋病在瑞丽是很严重的。

渐近家门时，忽然一声撕肝裂肺的哭号，让我打了个寒噤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妈，坐在街心、前俯后仰地大放悲声。那哭声使闻者下泪，让你一生都不会淡忘，好心的过路人徒劳的劝说丝毫不能减轻老人的悲痛。一位尽职尽责守护旁边的民警告诉我：老大妈的独生子因吸毒过量，于今天下午中毒而亡。

第3节：初到金三角(3)

美丽的边城瑞丽，就在它繁荣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白色的魔影。一些集团和个人，为了一己私利，干着罪恶的毒品交易，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被吞噬了生命。恶魔们不要得意忘形，对于罪大恶极的人，中华之剑绝不容情！

没想到我在瑞丽遇到了一位曾经在景颇山上结识的景颇汉子麻勒干，虽然交往不长，却因为性情相投，两人已结拜为兄弟。我从景颇离开之后，麻勒干也离开了那里。尽管他也是当地人，但从相对封闭的景颇社会走出来，到开放的瑞丽，麻勒干忽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。他一没文化，二没技能，只能干些体力活，接连三天找工作，都被人拒之门外。尽管我曾给他留下过详细地址，但他生性要强，不到山穷水尽，是不肯轻易来找我的。幸好当时的瑞丽很小，一个小时便可跑遍全城，与熟人一起上街，至少要碰三次面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与麻勒干才能在街上不期而遇。

生拉硬拽，我才把他请进家来。我让人给他做饭，一大碗肉丝面几分钟便扒拉到肚内。然后，一张脸从耳根红到脖颈，羞答答地说：瑞丽不是他这种人待的地方，他要回山去了。我试探着说，我这里正需要一名保镖，不知他肯不肯干。他问我，“保镖做什么事？”

我告诉他：“保镖就是警卫，负责安全工作。”

他说，不知自己能不能干好。

我说：“你身强力壮，肯定能干好，不过，要敏锐、细心、反应快。锻炼一段时间，就会慢慢适应的。”

他点头认可，于是留了下来。其实，我既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也不是阔老板，根本用不着保镖，我这样做，只是为了留住他，因人设位而已。晚上，我带他到一家民族风味的餐厅，美美地吃了一顿，而后逛商场买服装，但由于他体形高大，无论衣服和鞋子均不适合，必须量体定做。不过，无须久等，三两天便可交货。麻勒干一旦穿上特为

他制作的西装，扎上领带，穿上锃亮的皮鞋，立即判若两人。威风凛凛，派头十足。正应了那句俗话：“人靠衣裳马靠鞍”，包装非常重要。我总以为，麻勒干是块璞玉，只要精心雕琢，是会成为大器的，我决心慢慢地对他进行调教。他这人既不傻也不笨，不足俩月，便完全适应城市生活，能做到应对自如，和身边的人开始有说有笑。为了工作方便，我还特意送他进驾校，学会了开车。

泼水节那天，麻勒干和人一起去邻国木城游玩，遇到了一位熟识的傣族姑娘春平。当年在山上对唱山歌，两人互相倾心。后来春平经一位远房姑母介绍，到木城一位大珠宝商家中帮工，一别经年，相互思念。麻勒干来瑞丽，内心就隐藏着寻找春平的意思。木城巧遇，正是天赐良缘，于是两人便经常来往，亲密无间。麻勒干年近40，春平也30多岁，正是烈火干柴，爱情之火熊熊燃烧。两人经常会面，而且每次都是麻勒干开车送她到邻国边防站，然后步行过关卡，麻勒干伫立车旁，一直目送春平走远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即将成为麻勒干妻子的春平从中介绍，我与木城那位大珠宝商李顺和也成为好朋友，由饮茶谈心到互相宴请，礼尚往来，以至于互相托付办事，很快便超出一般朋友的关系，相互视为知己。

李顺和幼年丧父，在他4岁那年母亲改嫁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母亲临走时，他紧抱住母亲的腿哭着不放，母亲俯下身子亲了他一下，然后掰开他的小手跟人走了。他躺在地上打着滚哭，也没有将母亲唤回。每逢提起此事，他都老泪纵横、唏嘘不已。后来，是伯父把他抚养成人，供他上学。国民党军逃到缅甸，他参了军，成了一名中尉。后来，继承伯父的遗产，经营珠宝发了财，成为国际上闻名的大富豪。他为什么要交我这样的朋友？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贾府中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。”那么我是何许人也？哪一点上值得大珠宝商如此青睐！说来好笑，我只是

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平头老百姓，阴差阳错被推上了社会大舞台，而且非得登台表演不可，我自觉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程度。

第4节：初到金三角(4)

我，化名劳富，老傅也。山东聊城人。早年曾在昆明部队当兵，复员后上了大学。虽然教书30年，仍酷爱军事科学，“自古谈兵非好战”，个人兴趣而已。博览古今中外军事书籍，半生研读《孙子兵法》，著有《〈孙子兵法〉解读》一书，为军事专家所称道。晚年患上糖尿病，应弟弟之邀，来云南疗养。病情得到控制后，受“中国高教秘书协会”之托，在边城瑞丽和陇川分别开设了两个办事处。由于单位名称前面有“中国”两字，深受地方政府看重，一些重大节日活动都让我台上就座。例如章八（中国章凤到缅甸八莫）公路通车，陇川县委书记邀请我参加庆典并一起驱车到八莫；我妻子来看我时，瑞丽旅游局为她举行专场文艺晚会，真是给足了面子，这一切都被境内、外的一些特殊人物看在眼里。大珠宝商李顺和所倚重的，就是当时我在边城瑞丽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交往，他要借重我的势力和影响在中国发展。

一天，大珠宝商李顺和对我说，他要去缅甸果敢，参加“民族民主同盟军”总司令杨茂良长子的婚礼，问我能否跟他一起去。我说，“素不相识、非亲非故，又没给我发请柬，为什么要去！”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3天后他竟给我送来一张由杨茂良弟兄4人联名的大红请帖。我就此事与身为瑞丽国安局长的老朋友商量，他说“机会难得，一定要去”，并说他自己也受邀参加婚礼。

为了满足好奇心，我带上随从人员出发了。行前还特别为我的保镖麻勒干购置了一身军用迷彩服。当然，这都是为了显示我的身份，装潢门面而已。杨总司令听了李顺和单方面的介绍，目睹我的架势，也不清楚我是哪方尊神，错误地把我当成解放军退役高级将领，给予很高规格的接待，率领全家在门外迎候，并亲手为我打开车门，两厢奏起军乐，他的警卫部队夹道欢迎，高呼欢迎口号。我的贺礼也不薄，随手献上厚重的红包。司令部兼杨总司令官邸，为两层“U”形楼

院，当地人称为“酒坊”，曾为逃缅国民党军的酿酒作坊，经过精心改造而成。院内花木扶疏，设置得体，既够气魄又很雅致。我被安排在右侧客房，红丝绒棉被，铺有厚厚的绿地毯。7天婚礼期间，都是白天宴请，晚上听缅甸歌星唱歌，中间穿插旅游参观。杨总司令对我毕恭毕敬，亲自奉陪，口口声声称我为“将军”。瑞丽国安局长就此嘱咐我说：“既不要承认，也不要否认，故弄玄虚，给他造成一种神秘感。”

事也凑巧，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国内某工厂厂长，携情妇来云南边疆旅游，尽情挥霍，手头拮据。随身携带38套防弹衣样品，本是提供中国部队的，这时为解决燃眉之急，竟向大毒枭杨茂良推销。杨总司令因忙于婚礼应酬，不肯接见，厂长便找到我的手下人，恳请我代为传话。我灵机一动，来了个恶作剧，顺水推舟，借花献佛，向杨茂良说：“我让部下运来38 套防弹衣，敬献司令。”身为军人，杨茂良当然认识到这项礼品的价值，欣然接受并一再向我表达感激之情。他邀集参加婚礼的上千宾客，在司令部大门外观看射击防弹衣表演。

在中国多次收缴民间武器之前，我家中备有猎枪、气枪多支，我常给气枪装上绿豆打苍蝇。艺高人胆大，我把一支崭新的半自动步枪拿在手里，故意大声说：看我打衣领位置！硝烟散后，士兵跑过去将避弹衣取回，众人抢着围观，只见第一颗纽扣被打得粉碎，避弹衣本身完好无损。观众欢呼，掌声雷动。我更是神采飞扬，兴奋异常，却谦虚地说：“雕虫小技，雕虫小技！”事后，瑞丽国安局长连声称赞说：“干得好！干得好！”他特别欣赏我拿别人的东西送礼。那位厂长多次找杨茂良，凭他的身份当然见不到；又一再地找我，都被我有意回避。万般无奈，他只好卖掉相机和情妇的项链作为旅费，非常狼狈地滚回去了。对待这样的腐败分子，就应当捉弄他一下。

婚礼上我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让我的保镖麻勒干取代缅甸歌星，唱景颇山歌。这是他的拿手好戏，发音清越，优美动听。他唱了一首《林边双鹿》——

第5节：初到金三角(5)

森林边上一双小鹿，
静静地吃草。
花香四溢，百鸟鸣叫，
清晨的薄雾就像柔软的纱，
在轻轻地飘。
森林边上一双小鹿，
静静地吃草。
相依相偎，蹦蹦跳跳，
阿哥阿妹就像林边小鹿，
手牵着手，快乐逍遥。
景颇山、像河水（河流名）
巍巍景颇山高大雄壮，
就像景颇汉子宽阔的胸膛。
山风呼啸，林涛轰响，
就像景颇汉子跳动的心房。
潺潺像河水淙淙流淌，
就像景颇姑娘的歌声婉转悠扬。
如泣如诉，如诗如梦，
像轻风吹送缕缕花香。
随后又是一曲描绘景颇族最盛大节日景象的歌曲《目脑纵歌》——
“目脑纵歌”是欢快的海洋，
景颇儿女喜气洋洋。
阿哥的刀舞铿锵有力，
阿妹的歌声热情奔放。
景颇小伙英勇无畏，

景颇姑娘美丽善良。

“目脑纵歌”是欢快的海洋，

熊熊的篝火把夜空照亮。

挥舞长刀，摆动筒裙，

锣鼓震天响，芦笙多悠扬，

跳得月落星稀，

唱到东方出来红太阳。

麻勒干是景颇山的钢铁硬汉，却有一副侠骨柔肠，简直难以想象，如此美妙的歌声，竟发自一个黑大汉的胸膛。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，当大家醒过神来，会场沸腾了。掌声、笑声，伴随着一声声尖厉的口哨。

在大家的要求下，他唱了一支又一支。麻勒干一再挥手鞠躬，频频向观众致意，粗犷的景颇汉子竟是那么彬彬有礼。中国的清晨各大公园内，常有老人提笼遛鸟。他们给鸟笼蒙上黑布罩。因为鸟雀也和人一样，一旦竞技失败，便不再鸣叫。缅甸歌星听了麻勒干的山歌，便再也不肯登台，后来虽勉强上台演唱，观众也不愿意听，纷纷退场。

婚礼上我办的第三件事，就是以我的军事知识，镇服了杨总司令及其手下将领。杨茂良忘恩负义，他是赶走了把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彭司令，而窃据“总司令”的位置的。一切来不及收拾，就急着为儿子筹办婚礼，到处散发着焦煳味。杨茂良向我请教军事部署，我有意卖弄一番，有问必答，伺机向他进言。我首先提出将通讯连迁出司令部，因为电台发出的电磁波，很容易被人锁定目标，威胁司令部的安全，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。我又提出警卫营离得太远，远水不救近火，要搬进司令部，进驻通讯连的位置。仅有门卫是不够的，或明或暗要设三道防线，最远的流动哨应在五公里之外。再者，不是什么制高点都占，它设在牛峰山上的炮兵阵地（仅有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和少量的“二联”、“四联”高机）位置太显，易被政府空军轰炸，应改在较为

隐蔽的二号高地。诸如此类的建议，他——接受并大加赞扬。他手下军官还提出要求，让我上一堂军事课。恰好我手头有一套泰国皇家军事学院关于“热带雨林作战”的教材，针对杨茂良这支轻步兵部队，我做了热带雨林游击战的生动讲述。

7天婚礼结束后，杨总司令诚心诚意单独对我挽留，多次亲密交谈，并让缅商李顺和陪我到处参观，使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北金三角地区的毒品生产。早在彭总司令统治果敢时期，毒品生产就初具规模，盘踞金三角的17支独立部队大都以毒养军，以军护毒。杨茂良上台后，毒品生产迅速膨胀，成为仅次于坤沙和佤邦的第三大毒品生产基地。杨茂良参加缅共人民军之前，只是农村的一名手扶拖拉机手，缅共同样是按阶级出身遴选“人才”，他是苦大仇深的贫穷雇农，迅速攀居高位，成为彭总司令手下的人民军师长。缅共解体后，他协助彭家声在果敢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，成为17支独立部队中唯一的一支果敢族（汉族）武装。杨茂良与珠宝商李顺和同是果敢大水塘乡南郭村人，如前所述，李顺和幼年丧失父母成为孤儿，和杨茂良感情很深，远胜一奶同胞。

在我临行前，杨茂良通过李顺和正式提出聘请我为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兼军事教官，还表示把他掌握的两处较大的毒品工厂交我经营，给我提供迅速发财的机会。我表示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，于是由缅商李顺和陪同，率领众多仆从，耀武扬威地离开了果敢。杨茂良这位在炮火中锻炼出来的绿林好汉，竟对我表现出依依惜别之情。

回瑞丽后，珠宝商李顺和随即提出举行另一场婚礼，由我代表男方，他代表女方，为麻勒干和春平完婚，我欣然同意。于是立即着手筹办，婚期渐渐临近，有情人即将成为眷属，麻勒干和春平陶醉于幸福之中。

一天黄昏，麻勒干又开车送春平返回邻国木城。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从高耸的金塔上消失，大青树下一片昏暗，草虫使劲地叫着。麻勒干背靠汽车，手扶边界上的简易围栏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春平的苗条

身影进入邻国边防站。他正待转身返回，边防站的木屋中传出官员们挑逗春平的轻浮的笑声，一阵阵不堪入耳的淫声浪语传入他的耳鼓，随即传出春平被人搔到痒处、辗转躲避发出的那种似笑非笑、似哭非哭的呻吟，紧接着是春平大声的尖叫。麻勒干气炸了肺，迅猛地跨过围栏，发疯似地向木屋跑去。几名哨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他逼退回来，连推带搡地把他赶出了围栏。木屋中的骚动渐渐平息，一切归于沉寂。

麻勒干自知好虎不敌群狼，急速驾车返回驻地。凑巧当晚有朋友约我聚会，等我回来时已是午夜时分。办事处人员急着向我报告说：麻勒干着了魔似地又哭又叫，撕扯头发，以头撞墙，摔砸东西，衣被扔了一地，闹腾了半夜。一小时前，不顾大家的劝阻，挎起景颇包，手持景颇刀跑了出去。随后虽然有人跟踪，但他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怕出事，把办事处人员全部派出去寻找，也曾让人到李顺和家中，向春平打听消息，不料春平也没了踪影。接连3天音信全无，直到麻勒干出走后的第4天下午，驻地派出所人员陪同邻国官员前来我处查询，从他们口中得知：昨晚邻国边防站长被杀，死状极为惨烈。粗绳拴着颈项，吊在街心的一棵大青树上。生殖器被割下，塞在口中。从胸部被切开直到小腹，肠子垂到地面。热带地方，上面落满苍蝇，腥臭难闻。

我问：为什么不赶快掩埋?

邻国官员说：树下纸板箱上写着4个大字：“小心地雷！”

第6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1)

二、滴血的罂粟花

麻勒干和春平突然从人间消失了，我让办事人员四处寻找，就是景颇山上都曾去问过。

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，真是杳如黄鹤。我心中对麻勒干暗自抱怨：无论去哪里，无论采取什么行动，总该对我说一声吧。山野之人，蛮不知理！

到了我这个年龄，“譬如朝露，去日无多”，理应惜时如金，我不能这样坐等下去。缅甸果敢“同盟军”总司令杨茂良，通过珠宝商李顺和不断给我传话，催我赴任。但事关重大，牵涉国外，更何况是金三角那样一个神鬼莫测的地方。我自己做不了主，必须和有关方面商量。性格使然，我做事从不犹豫，说走就走，很快就坐在了昆明去往北京的飞机上。

飞机发出的轻微嗡嗡声催人入睡，我却睡不着。心事重重，浮想联翩。机翼在冬日明丽的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翼展下却是云海茫茫，波翻浪涌，恰似我难以平静的心境。我年已花甲，若论一般人，早过上退休后颐养天年的安定生活；我却要到一个鬼蜮世界，重新开始一种从未经历的冒险生活。我所以在人生的暮年，要为自己选择这样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，是我成长的环境和与生俱来的猎奇秉性决定的。

我生长在山东聊城，大运河边上的小村任宅庄，这里是康熙时期的兵部尚书任克溥的故地。村民在冬天农闲季节，往往围炉夜话，听识字的人读小说，念唱本，而经常说书的人，就是我粗识文墨的母亲。房主是个听书迷，每逢这种时候便捧出大红枣，或者花生，瓜子，堵住所有孩子的嘴，宣讲便开始了。读到动情处，满室一片唏嘘声。听书落泪，是替古人担忧，我还在怀抱中，就知道了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等许多生动的故事，知道了花木兰、穆桂英、岳飞等众多英雄人物。

长大上学之后，也经常随母亲参加这种冬夜集会。我最崇敬的古人是汉代“三杰”，却不是人所共知的萧何、张良、韩信，而是张骞、班超和傅介子。我幻想有一天，自己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英雄，只身披发仗剑、深入大漠，立功绝域。成年后，我有机会当了兵，驻守云南边疆，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，不料想一场英雄梦幻灭，因种种原因而被迫提前退役。后来，我上了大学，从事教育工作30年。但是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志向，猎奇、冒险的心态，却没有因岁月而消磨。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”。我坚信梁启超先生的话：“有三岁之翁，有百岁之童”，我一向认为“童心未泯即少年”！我要拿自己做一个实验：老年人照样可以做出惊世骇俗的英雄壮举。历时两个半小时，飞机稳稳地降落在首都机场，我纷繁的思绪也随即平静下来。

第7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2)

在京逗留的几天中，我首先见到了“中国高教秘书协会”的负责人，共同商定撤销毫无收益的两个办事处。随后，我给时任公安部刑侦局长的卓枫同志写了一封信，表明缅甸“同盟军”总司令杨茂良邀请我去果敢任职，有机会接触到毒品的生产和销售，我愿意向国家禁毒部门义务提供情报。为此，我甘愿牺牲一切，赴汤蹈火，粉身碎骨在所不辞！下面接着写了个人简历，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。

卓枫局长是一位处事果断，目光敏锐，责任心很强的老干部，他立即安排缉毒处的一位处长和我建立长期的工作关系。我清楚地认识到：卓枫局长是代表国家，接受了一个普通公民的爱国热情和庄重承诺，我决不能辜负国家的信任和重托。于是，我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奔赴金三角禁毒战场。

“英雄生死路，却似壮游时”。这句前人留下的豪言壮语，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。我非常感谢卓枫将军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，使我的生命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。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，我非常珍惜，无比的自豪。中国人进入了老龄社会，许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毫无作为，苟延生命，在家等死，最终碌碌无为与草木同朽。而我却有幸获得了一个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勇闯龙潭虎穴，奋勇献身的机会。即使是飞蛾扑火，在最后的一刹那也会发出光和热，使本来暗淡的生命有了光辉。返回边城瑞丽后，我来了个快刀斩乱麻，毅然决然！立即割断了和“昨天”的一切联系，面对扑朔迷离的“明天”，勇敢地上路了。

我和同行人员乘车从瑞丽出发来到了著名的红旗桥却不必过桥，在桥头拐弯向南，沿怒江直达云南省龙陵县与镇康县交界的龙康桥。这是一座气势宏伟的铁索桥，桥上铺有木板，但因年久失修已残缺不全。汽车小心翼翼地过了桥，便进入镇康县境内。回望龙康桥地势极为险要，正是那种“一夫当关，万人莫开”的军事要地。怒江两岸高山

对峙，数十里内仅此一桥，其险要程度可以想见。桥头有武警守卫，一名战士头戴钢盔手握长枪威风凛凛俨然雕像。一路上荒凉冷落人烟稀少，我们于午夜时分到达镇康县的南伞镇，住进南疆宾馆。休息一夜，准备次日办手续过境。

果敢是一块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，东西宽约80公里、南北长约40公里，紧靠中国边境，经缅甸联邦政府批准为“果敢特区”。这可不是中国深圳那种经济特区，而是军事、政治特区，属于缅北地方割据势力当中较为强大的一支。除果敢之外，他们还控制着数百里外的另一块地方，那就是与中国潞西县茫海镇为邻的勐古。两块地方加起来，约为400平方公里。

果敢和勐古的居民，90％以上为汉族。据当地一位学者介绍，果敢原为中国领土，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英国殖民者强行将它并入英属缅甸。在此之前，满清政府在果敢派驻一支从天津抽调来的部队，正副守将一姓李，一姓杨。数万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，在英占后也未回归中国，在果敢定居下来。所以直到今天，在果敢姓杨的和姓李的人较多，而且是有势力的大户。果敢居民一律讲汉语，属于中国北方官话，清晰易懂，虽为缅甸领土，比起中国广东福建一带的人讲的中国话更为标准！就连习俗也接近中国北方，婚丧礼仪则完全相同。果敢人也称父亲的哥哥为“大爷”，这和中国北方更是一样。在果敢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一条龙的学校，教授汉语，使用的是中国发行的课本。缅甸是一个普遍信仰小乘佛教的国家，果敢却有一座为汉族所信仰的大乘佛教的观音寺。果敢年轻人穿的背心上，印有“炎黄子孙”和“龙的传人”字样，果敢人民对中国有着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深厚的民族感情。

果敢人种植鸦片有悠久的历史，这是英国殖民者种下的祸根。当时，英国占领者为了侵略和扩张的需要，强迫当地老百姓种植这种毒害人类的作物，并逐渐成为果敢人民的生活来源，百余年来一直未能杜绝。逃缅蒋军流窜这里之后，更是利用了果敢人民的民族感情，促进并发展了“鸦片经济”。而后缅甸共产党及其人民军，控制了果敢一

带。近年来，缅共解体后，地方割据势力成为果敢的统治者。鸦片种植便成为他们积累个人财富、筹集巨额军费和养活行政人员的重要经济来源。果敢成为东南亚生产和贩卖毒品的主要地区，其规模与数量已接近臭名昭著的东金三角，成为与世隔绝的人间秘境。

第8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3)

我们从戒备森严的边防哨卡进入缅甸国境，从气氛上立即感觉到，虽然同是中缅国界，却与瑞丽边境大不一样。入境之后，紧随着杨总司令派来迎接我们的汽车，在一个个开满杜鹃花的大土丘上面忽上忽下地行进。左边有几座拔地而起的山峰，景色秀美很像中国桂林的山，正是古代词人笔下描绘的那种“献愁供恨”的“碧簪螺髻”，右边的一座高山云雾缭绕，那就是俯瞰果敢中心市镇的军事制高点牛峰山。不久前，那里刚发生一场激战，血肉横飞死伤惨重，杨总司令的部队与彭司令的部队在这里发生火拼，结果彭总司令战败，远遁他乡，杨总司令便成为果敢地区新的统治者。缅甸政府也顺水推舟，正式下文任命杨总司令为果敢特区军政长官并派驻军事联络人员。

果敢地方有三个主要市镇。

一个是特区的领导中心和各机关所在地——新街。这是近年来新开辟的一块地方。街道宽阔，房舍整齐。楼房较多，普遍为二层。沿街大都是商业店铺，除服务行业外，各百货杂品商店经营的都是物美价廉的中国货，而流通的货币也是人民币。新街以外，还有老街。房屋低矮，光线昏暗，多为茅屋土房，老街上有农民公开出售鸦片膏。果敢学校和观音寺也都在老街上，还有一处基督教堂及教会开办的医院，现在这家果敢唯一的医院，已迁至新街。

果敢第二个较大的市镇是清水河镇，紧邻中国的勐定，市镇建设较新街更好，与中国勐定的街市只隔着一座大桥，两国人民来往也比较方便。杨总司令任命其妻弟为清水河区长，并宣布清水河为特区中的“特区”，可公开经营烟馆、赌场、妓院，以吸引“中国外资”。美丽的清水河镇已被杨总司令逐步改造成污染中国边疆，毒害中国人民，制造不安定因素，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一个毒瘤。

在另一个方向，还有果敢第三个较大的市镇大水塘。看来果敢缺水，以“水”命名的地方不少。这里其实算不上市镇，虽有街市却没有

商业，只有一两处小卖部。从铺面看来曾一度繁华，现在已经衰败了。杨总司令的“两乔”就在此镇。我曾顺便去做客，受到热情接待，杀鸡宰鹅着实忙乎了一阵子。这并非因为我是杨总司令的客人，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民族感情。从老街到大水塘，需经过一处极其险要的地段，此处山高沟深道路窄狭名为“铁门关”，是进入果敢内地的唯一门户，鸦片种植和加工，主要在铁门关以西的广大地区。

铁门关以西的老百姓也不是单纯生产鸦片，他们还种植优质稻米，生产早就闻名于世的“果敢茶”。这种茶叶深受英国殖民者的青睐，英国绅士认为，这种茶超过了印度和锡兰(斯里兰卡)的同类产品。所以这种茶，百年来一直畅销香港和英国本土，据说有健美、减肥和防癌的作用，这是果敢除毒品以外的第二项财源。

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原始，似乎仍生活在中世纪，过着男耕女织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岁月，至今连“电”都没有用上，更谈不上其他现代生活条件。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很陌生，由于当年缅共的大力宣传，只知道中国有个毛主席，有的人家至今还悬挂着毛主席像，其他一无所知。这里简直是《桃花源记》说的那种情况，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！不过，他们的面部气色较好，看来填饱肚子尚不成问题。

各村寨都有很多果树，杨总司令的家乡南郭村就到处生长着核桃树。这里还有一种名为“小姑娘果”的果树，以前我闻所未闻，更不知在植物学上叫什么名称。这一带是深山密林，流水潺潺，繁花似锦，珍禽异兽很多，且民风淳朴，是旅游探幽寻秘的好地方。通过这次考察，我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果敢人民不是像外界传说的那样离了种植鸦片便无法生活，他们可以开发矿藏，栽培茶叶和果树，说不定生活比现在还要好！关键在于如何引导。唯一难解决的问题是，如果断绝了毒品这一项经济来源，司令们和他的众多军队便只好去喝西北风了。

第9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4)

杨总司令的致命弱点是过于看重钱财，已达到吝啬的程度，只顾聚敛财富，不下大力更新装备，更不关心士兵生活。战士伙食很差，只吃缅政府配发的大米，很少吃菜。其部队中童兵太多，有的只十二三岁，以上是他日后失败的主要原因。后来，杨总司令的权力和地盘，重新被彭总司令夺了回去，杨总司令则率领残兵败将投降了缅甸政府，被安置到内地某一处庄园养老去了，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。杨总司令曾对他的儿子寄予很大希望，并委以重任。其子克清隐瞒身份在昆明读到高中，生得尖耳猴腮一脸青春痘。他儿子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心胸狭窄、鼠肚鸡肠，没有容人之量，伤害了握有兵权的师长们的感情，这是造成杨总司令后来失败的又一直接原因。

看樱花去日本上野，看罂粟只有到金三角。如果你想看大面积的罂粟花，当然是到那连绵不断的大山上。如果你想仔细观察单株的罂粟花，则随处可见，在铁门关以西无处不在，田间路旁农家庭院房前屋后，到处都有种植。人们见缝插针，充分利用了闲散土地。

我喜欢大海洋大草原大沙漠大森林，对罂粟花也想看看大面积种植的情况。在旧历二月，开花季节，我来到一处大山顶上，霎时为眼前的景象震惊了！从山顶到山脚，再到对面的山顶，一望无际，高接云天全是罂粟花，形成灿烂夺目的五彩霞光。那简直是花天花地，花的海洋，花的世界！千种旖旎，万种风情；千种妩媚，万种婀娜；千姿百态，千娇百媚……把这一类的字眼都搬出来吧，任你怎样形容都不为过！即使是万花竞放的大草原也没有这么艳丽。荷兰郁金香尽管美好，但它线条太直了一些，多了一点骨气，少了一分妖媚。正如男人对女人要求的那样，希望她万种柔情，而不是挺起腰板充硬汉！洛阳牡丹则是太富丽了，就像那雍容华贵的贵妇人，而罂粟花是病态的捧心西子,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。此地的罂粟花以紫色居多，其次是淡黄、粉红、纯白，真正的五颜六色。罂粟如果不是作为生产毒品

海洛因的原料而作为观赏植物，那世界该是多么美好！真是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那些将如此美丽的花变成害人毒品的人，真是罪大恶极！尤其是第一个将罂粟变成毒品的人，更是十恶不赦。

由于果敢的环境适宜，有100多年栽培历史，此处罂粟普遍长得接近一米高，茎秆茁壮花形也大；当然罂粟果也大，出汁液也多。罂粟从茎秆到叶子以至于花朵，通身长着细细的绒毛，触手娇柔，然而它却能直立。罂粟花是总状花序，每株顶端开花一朵，花形五瓣，由于是单片更给人以娇柔无力之感。叶子的形状很像芹菜叶子但比芹菜叶厚实多了，叶子上也生有细毛，手感也是软绵绵的。此花给人的最突出的感觉，就是鲜艳柔媚。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如此娇软无力的花朵，竟能麻醉那么多钢铁硬汉！包括张学良那样的英雄人物，都曾被它折磨得死去活来。它使世上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！如此娇媚的花朵，怎么能给人间造成那么大的苦难？这使我想到一个哲理：世上外表美丽的东西，并不都是美好的！有许多竟是《聊斋》里“画皮”那样的魔鬼！

由于杨总司令事先有准备，我很快便安顿下来。我在二楼右侧客房，我的随从人员则与司令的警卫连生活在一起，并受警卫连长管辖；随后逐一被遣散。杨司令为我精心挑选了4名护卫，均是一米七的身材，一个个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肩挎比利时产的突击步枪，腰插“五四式”手枪，威风凛凛，亦步亦趋，寸步不离。这样一来，虽然抬高了我的身份，增长了我的威势，但也严重限制了我的自由。身边经常有4名大汉随从，我向卓枫将军主动请缨，接受的战斗任务何以完成！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。数日后，杨总司令首先与我商谈待遇问题。至此方知，中缅边境地区所有割据政权均不发工资，“政府”只提供谋生手段，然后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杨总司令实践前言，准备将他手下的两个毒品工厂（作坊）交我经营。据他说，每年最低限度也有人民币6000万元的收入，但被我婉言谢绝，只答应为他的部队经销服装、被褥等军品。他当然高兴，点头认可。金钱这东西绝不是万能

的，有尊严的人就不为所动。我不会忘记自己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！决不会染指毒品，决不会越雷池一步。对金钱的态度，正是我半生穷困的原因，但我至死不悔！

第10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5)

杨总司令身边顾问人员很多，以经济顾问苏顾问为代表，有10多人。他们来自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，还有的来自新加坡和泰国。其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“生产顾问”，他每次来司令部都乘坐奔驰500豪华轿车，两名保镖护持，待遇不能算差，令人不解的是，他腕上竟戴着一副锃亮的手铐。此人50岁上下，长方脸，慈眉善目，鼻正口方，头发和络腮胡子连在一起，其貌有点像马克思。他穿一身皱巴巴的西装，未扎领带，敞怀，内衬花格衫，是一副落魄的学者形象。一天晚饭后，我问身边的警卫人员，他们七嘴八舌向我讲说“生产顾问”的故事，一起插话，莫衷一是。我指定口齿伶俐的小李主讲，其余的人补充。

原来，杨总司令虽然迅速扩大了罂粟种植面积，但是却没有迅速增加收入。原因很简单，他生产的是鸦片膏，只是制造海洛因的原料。由鸦片到制成纯度很高的四号海洛因并非易事，需要大量化学药品；还需要化工生产设备和各种检测仪器；特别需要一位精通此道的化学工程师。鸦片收获季节，杨总司令派出大批人马车辆，络绎不绝地将他生产的鸦片膏，运往佤邦和坤沙地盘，只能换回微薄的收入。卖给坤沙的价格虽然高一些，但运输路线长，需经过佤邦等多个军阀控制的地盘，仅过境税一项花费就很不少。

杨茂良掌权的最初阶段，从果敢运出的大量海洛因，都是“为人作嫁衣裳”，利润的大头在生产方。生性贪婪的杨总司令格外眼红，曾经多次派人到佤邦等地学习生产技术，都被人断然拒绝。一整套极为严格的保密制度，让他束手无策。总司令的心事，被来自香港的“销售顾问”赖先生看在眼里。他主动向杨茂良提议，绑架一名香港化工师，两人一拍即和，很快拟定了具体步骤和相关人员。吝啬成性的杨茂良，却为这次名为“请神”的秘密行动，提供了大量的经费。

那么，策划此事的赖先生本人是哪路神仙，他远道来果敢，究竟怀着什么目的？此人是香港黑社会组织“福帮”的一员干将，早在彭总司令掌权时就来到果敢，目的是寻找海洛因的货源。彭总司令被赶出果敢之时，将海洛因的生产人员和生产设备都带走了。杨茂良一时造不出海洛因，那为什么赖先生仍赖着不走？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军阀要想养军，必然借助高收入的毒品，迟早能造出来。为了满足西方社会对毒品的需求，特别是还要面对其他黑社会帮派的竞争，必须多方寻找货源，不能放弃任何机会。再者，鸦片膏还是生产多种医药的原料，仅此一项需求量就很大。在香港，鸦片被称为福寿膏。许多有钱的香港老年人，把吸食鸦片作为一种精神享受。他们烟灯一盏，银枪一支，姬妾陪侍，锦被绣榻，喷云吐雾，香气氤氲，飘飘欲仙。仅上述两项，每年经赖先生的手运到香港的鸦片膏就多达10000吨。打着制药的幌子，手持香港政府的证明，此项运输畅通无阻。由此，赖先生获得了可观的收入。如能再上一个台阶，让果敢直接生产大批海洛因，赖先生作为有功之臣，包销全部产品当然不会成为问题，他将因此而置身香港富豪之列。

赖先生是何等的聪明，这步棋他是早就看到了，他要大动干戈，大显身手。赖先生陪同杨总司令的大女婿杨世奇，以及两三精干的帮手，择吉日出发了。其中一位，是早在缅共时期就跟随杨世奇的心腹干将麻福。他们一行人飞抵香港后，受到“福帮”帮主的热情接待。花天酒地，尽情享受了数日，让这几个未经世面的土包子，切身感受到人间竟有如此的富贵，如此的享受，如此的销魂夺魄！更燃起了他们贪欲的邪火。一个个欲心如炽，跃跃欲试。

在确定了绑架目标后，按照事先拟定的先礼后兵的原则，首先由杨世奇以果敢阔老板的身份，公开出面重金招聘。这天杨世奇认真装扮一番，带领麻福，乘车来到九龙北角，摁响了一户人家的门铃。这里居住的是香港一所大学的化学系教授，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麦贤仁博士。麦博士自幼丧父，待母至孝。妻子贤淑，相夫持家。4岁

的儿子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。杨世奇被让进文雅的客厅饮茶就座后奉上厚礼，直言不讳地向教授申明来意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麦教授不为年薪300万美金的高薪所动，断然拒绝。用麦教授的话说：“钱是好东西，住在香港最需要的就是钱。如果是以出卖良知为代价，我视金钱如粪土！”杨世奇连同他的“厚礼”被逐出家门。杨世奇碰了一鼻子灰，骂不绝口，悻悻而归。于是帮主决定，实施第二套方案。杨世奇暂居幕后，由赖先生应对一切。

第11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6)

半月后，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麦教授早忘了招聘一事。夫妇二人和保姆一起，带着小儿子来到湿地公园。一是透透空气，二是给孩子增加一些自然知识。夫妇二人依偎在公园的长凳上，享受冬日和煦的阳光。保姆带着孩子玩耍始终在视线以内，决不允许超出这个距离。保姆紧紧拉着孩子的一只小手，孩子用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短树枝，在睡莲池边戏水。童稚的笑声不断传到父母耳内。就在这时，突然闯来一辆摩托车。教授“小心”二字刚刚喊出口，骑车人伸手抓住孩子轰鸣而去。保姆吓傻了，夫妇二人也惊呆了。他们惊慌失措地去警署报警。问车牌号，回答不出；问作案人长相，因戴着钢盔，也说不出来。最后只能将孩子的长相和衣帽特征记录在案。警员让他们回家听候消息。像这类案件，在香港无异于大海捞针。

麦教授家中简直塌了天，老太太因见不到爱孙一病不起，麦夫人失魂落魄，保姆也引咎辞职。麦教授更是心乱如麻、如坐针毡。幸好当晚绑匪打来电话，并传来孩子微弱的哭声。对方以责备的语气说：“都是麦教授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拒绝高薪聘请，才有如此变故。如果麦教授改弦更张，愿意合作，仍践前言，愿以年薪300万美金，恭候光临。条件是待麦教授上班后才能归还孩子。谈判地点是油麻地一家咖啡馆，时间是午夜一点。如果报警，那是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。”不管后果如何，总算有了希望，一家人把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来，老太太也开始进食。麦教授只身如约前往，一去不返。只给麦夫人匆匆打来一个电话，说是去果敢了。

杨世奇、赖先生和麻福，押送麦教授，登上了香港黑帮安排的“渔船”，乘着朦胧夜色出了港。夜海茫茫，时有巡逻艇的探照灯光扫射过来。他们仗着对海况的熟悉，更随时以礁石相遮蔽，渐渐地进入公海，经过3天的风颠浪簸，在一个傍晚到达泰国港口，在泰国黑帮接应下，换乘汽车，走偏僻山路，终于进入缅甸佤邦控制的地盘南邓。距

离果敢已近，大功即将告成。杨世奇授意麻福选择了一家干净餐馆，要大吃一顿，弥补一下这些天来长途跋涉给肚腹造成的亏损。

赖先生首先提议，为麦教授敬酒压惊，大家举杯一饮而尽。就在这时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！麦教授手持酒杯未及坐稳，就一头栽倒在地。餐馆内一片哗然，众人纷纷围拢过来，音乐戛然而止。杨世奇走上前一摸胸口，心脏已经停止跳动。千里奔波，几经周折，好不容易得手，却功败垂成。兵痞出身的杨世奇，暴跳如雷，两眼冒火。他让人喊来餐馆老板，不容分说，一顿拳打脚踢，把满腔的怒火倾泻在餐馆老板的身上。他自己打得累了，才一把将老板从地上抓起来问话。此时的餐馆老板已是鼻青脸肿，面目全非。他用衣袖擦了下口角的血，回答说："酒和酒具都是你们自己的人安排，餐馆的人并未插手。如果是餐馆的酒有毒，你们几位为什么平安无事！"杨世奇找麻福时，他却借着混乱，跑得没了踪影。这里是佤邦管辖的地面，杨世奇更是有劲用不上，有威发不出，他带着满腹的疑问回到了果敢。

杨总司令听了汇报，更是懊恼异常，但百思不得其解。麻福早在缅共时期就跟随杨世奇，鞍前马后，备受艰苦，两人生死相依，情同骨肉。几次更换门庭，从未动摇，为什么会突然生变！其实，在金三角这种地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。缅北17支割据武装有联合有斗争，当发生龃龉时，刀枪相见是常事，至于在对方内部安插谍报人员更是屡见不鲜。潜伏深浅，那是肩负的任务所决定的。西方有的战略特工，一生都无施展机会，他们只有在发生战争或重大事变的时候，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。麻福所为仍是小打小闹不足为奇。几天后，杨总司令通过自己在佤邦的情报组织，终于摸清了底细：麻福是在一次受命去佤邦执行任务时，被人抓住把柄，在威逼利诱之下，成为佤邦的特工，他所领受的任务，就是千方百计阻止果敢生产出高纯度海洛因，以保佤邦在区域内的垄断地位。说来方法也很简单，麻福在擦拭杯子的时候，在麦教授使用的酒杯上抹上了少许氰化物。所以没伤害其他人，是不想把事态扩大结怨太深。大功告成

后，麻福除领到一笔奖金外，还被破格任命为佤邦联合军一个主力团的团长。

第12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7)

麦教授已死，凶狠的毒枭便不把一个4岁的孩子当回事，疏于照顾，不久便夭折了。麦教授在香港的老母，突然失去儿孙，生活中没有了精神支柱，昼夜啼哭，饮食都废，一命归西。麦夫人经受不住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，精神失常住进医院，后来坠楼身亡。一个其乐融融的和美家庭，就这样毁灭了。

事过不久，在中国的南伞边防检查站，曾发生这样一件事。一天上午艳阳高照，春风拂面。一对傣族夫妇从果敢入境，男的西装革履，戴白色遮阳帽，茶色太阳镜，风度翩翩；女的粉色短上装，紧身衣袖，下穿紫色罗裙，勾画出柔美的曲线，摆动腰身婀娜多姿。一把彩色遮阳伞，更增加了靓丽和妩媚。女人背上伏着一个男孩，红扑扑的小脸，歪着小脑袋睡得正香。迅速办完过境手续，这双男女转身刚迈出几步，机警的武警战士大声将他们喝住。是因为男孩身下滴出殷红的血水，将女人的上衣洇湿了一小片。当重新检查时，才发现男孩是死的，脸上是化妆涂抹的胭脂。男孩从胸腔被切开直达腹下，里面装满了海洛因。有人说，这就是麦教授之子。

绑架失败，杨茂良伤透了脑筋。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，一天赖先生喜滋滋地从外面跑进来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，眉飞色舞地说："司令，有办法了！"

"有什么办法？我可不愿再去绑架了！"

"不用绑架，我让他自己送上门来。"

杨茂良将信将疑地把他请进内室就座，喝令卫兵上茶，然后静听述说。赖先生讲：他在街上看到一个旅行团队，其中有一妇女，名叫梁晶晶，是香港一位大富豪的偏室。只要设法将她扣留，一位很有名气的化工师必然前来营救，事情就成功了。杨茂良不解地问："为什么？"

赖先生说：梁晶晶有一表哥，名杨大发，是香港一家化工厂的总工程师。他和梁晶晶既是骨肉至亲，中学时代又同班就读。两人青梅竹马，情深意长，彼此心许。杨大发学成回港，意欲重续前缘，却发现梁晶晶已是罗敷有夫。一怒之下，发誓终身不娶，至今仍是独身。于是赖先生和杨总司令密室策划许久，以梁晶晶携带违禁品为由，将其扣留。然后仍是杨世奇出面威逼利诱，迫使梁晶晶就范。她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好应承下来。杨世奇答应：杨大发到果敢之日，就是梁晶晶获救之时。梁晶晶照杨世奇的吩咐做了，通过手机与杨大发取得联系。杨大发系恋旧情，急如星火，匆匆赶来。兄妹相会，抱头痛哭。为解救表妹出牢笼，他接受了杨总司令提出的所有条件，就任“生产顾问”。没过多久，便制造出海洛因。然后由他进行技术培训，毒品工厂（作坊）在果敢遍地开花。

我莫名其妙地问：“那为什么还要给他戴上手铐？”

小刘抢着回答：“他留了一手，造出的只是‘黄皮’，比四号海洛因在质量上和价格上都差了很多。”杨总司令逼迫他按照金三角标准提高产品质量，杨大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。他在香港有父母兄弟，需要养家糊口，要求杨茂良按他指定的账号，一次性往香港寄出20万美金。杨茂良忍痛割肉，爽快地答应了。他又提出，每月一次准他回香港探亲。杨总司令唯恐他一去不归，无论如何不肯答应这一条，因为生产中随时会出现各种难题，没有技术人员，便没有可靠保障。双方僵持下去，杨总司令没有往香港汇款，杨大发也没有造出四号海洛因。后来，杨大发终于认清了杨茂良的吝啬本性，向毒枭索要报酬，正是与虎谋皮。一旦造出高纯度海洛因并将技术传授推广，还会招来杀身之祸，到时候，杨茂良会来个“死”不认账！于是，有一天傍晚，他乘人不备，打伤监督人员，夺枪逃跑，被人抓回，痛打一顿，戴上了手铐。

我问：“四号海洛因造出来没有？”

小李说："造出来了！当初，他宁死不肯低头。后来赖先生和他谈了一次话，紧接着又接到香港家中来的电话，他屈服了。他有许多亲人在港，可以不怕果敢毒枭，但不能不怕香港黑社会。"小王补充说："上班时间，杨大发需在实验室操作，还经常去车间指导生产，可以不戴手铐，只在下班后或晋见司令时才戴上手铐。"

第13节：滴血的罂粟花(8)

我的身份是军事顾问，直接关系到杨茂良政权的安危，所以对我比较宽容，行动不受限制，可以常去化验室看杨大发操作并与他闲话。一天，杨茂良走了进来，当着我的面向杨大发下令说："你通知下面的人，将10件产品装箱，明天早晨5点起运，送到保山木材公司。"然后他向我点头致意，走了出去。轻易得到这样一个重要信息，我应当按约定办法，立即将情报传递出去。但转念一想，旁边没有别人，这消息只有我知道，一旦出事，必然怀疑到我，只好作罢。杨大发也自言自语地说："司令今天怎么了，这种事从来不让我过问，我只管生产不管销售。"这话更证明了我的疑虑，从此察言观色倍加小心。

我曾向杨大发表示，可以寻找机会帮他脱身，但不能急于求成，需耐心等待，于是他把重获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杨大发自幼生在香港，后来留学欧美，环境使他成为一个玲珑剔透之人，凭一种与生俱来的敏锐眼光，他或许看出了我的特殊需要，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一些有关毒品的信息。事实证明，从他那里获得的信息准确无误。但时间一长，我对他的许诺不能兑现，他内心便产生了怨恨，这从他有时看我的眼神可以觉察到，我只能找话安慰他。一天，杨大发向我透露：一辆装茶叶的卡车，次日下午途经清水河口岸出境，内装20件毒品。我将消息传递出去，我边防人员虽认真检查，却一无所获。我明白这是杨大发对我的无声警告。从此他不再是我的信息来源，而且会对我构成威胁，我必须认真对待。同时这对我也是一个教训：不能轻许人，一旦许诺不能兑现，会酿成怨恨，招来横祸。

事有凑巧，忽然柳暗花明，有了转机。一天，我的4个警卫只到了3个。小李对我说：小赵不能来了，另有紧急任务。我对警卫本无需求，全都不来才合我意。可是次日司令又给我派来一个小马，仍凑足4人之数。

我问小马："过去做什么工作？"

他回答："给副司令杨世奇任警卫。"

我说："为什么让你到我这里来？"

小马回答："我不会按摩，杨世奇副司令外出带小赵，是为了一路上给他捶背按摩，所以让我来替他。"

我这才知道，小赵有如此本领。他跟我半年多，竟未露一手！由此我还知道，杨世奇外出了。下午，我去银行，又无意中听工作人员说：杨世奇昨天从银行取走50万港币。至于他去干什么，当然是去推销毒品和结算毒资。于是我通知国内有关部门，又将此消息转达给香港警方，以非法入境罪名将杨世奇扣留，并根据我的建议向果敢提出，可以拿杨大发作交换，并不再追究其他方面。杨茂良的大女儿，为此向其父哭闹不休，杨茂良迫不得已，放杨大发回香港。杨大发当然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他挣脱樊笼，但不敢向我道别，临走，隔窗向外投来深情的一瞥。

杨世奇回来后，立即对泄露他行踪的人展开追查，当晚便将小马召回。第二天我的3名警卫个个惊慌失措，问其原因，才知道小马已被处决。这很显然是怀疑到我将消息传出。不用说，我已受到严密监视。这种时候，逃跑是不行的，最需要的是镇静。古人云："泰山崩于前，面不改色；黄河决于后，而气不发喘"。成大事者，必须有超人的胆识。我虽然貌不压众，语不惊人，但自信生来胆大，临危不惧，处事不惊。我要沉着冷静，坐观其变，搜索枯肠，想出对策。

第14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1)

三、王母娘娘洗脚盆

小马被杀后，我见到司令和杨世奇。态度从容，谈笑自若，他们无论怎样看我，都不像“偷斧子的人”。两天后，又将珠宝商李顺和请来，共同推敲了半天，也没发现我什么破绽，终于不能下决心对我采取行动。数日后赴港营救杨世奇的赖先生归来，据他获得的可靠消息，是银行职工打电话向香港银行打听人民币与港币的比值，无意中泄露出杨世奇携带50万港币进港的消息。我的虚惊到此为止。

自从到果敢，杨茂良已听我数次表态：既然是军事顾问，只过问军事，决不参与其他方面的工作。所以杨茂良派我去一处名为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的神秘峡谷，说是检查军事训练和布防情况。只在最后才非常客气地说：还要麻烦你顺便处理一桩刑事案件。当地一名妇女，把她丈夫谋害了。我不好推托，欣然前往。因为我早就听说，那是一条风景秀美的山谷，还有天然温泉。次日早起，带上我的4名卫兵，换上一套崭新的迷彩服，开车出发了。

派我来这里，杨茂良作为粗人、一介武夫，真是用心良苦。他想化解因为对我生疑而产生的不愉快，而且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，同时还给我一个到风景区旅游的机会，正是一举数得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下车后，为我打开车门，率队迎接我的，竟是麻勒干。他已被杨总司令任命为当地驻军营长，是“洗脚盆”地区最高军事长官。缅甸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军政府，当然他也是行政首长。杨茂良从李顺和那里早就听说我和麻勒干的关系，他能够接受麻勒干并委以重任，不用说是看我的金身佛面。他将这个情况深藏不露，是想在必要的时候，让我惊喜莫名、激动不已。不知是哪位顾问，为他设计了这样一套讨好我的方式，简单粗俗的杨茂良是绝对想不出来的。

见到我之后，麻勒干这个景颇山上的钢铁硬汉竟然失声痛哭，这个庞然大物哭得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顽童。当他静下来之后，我问他

春平的下落，他竟然摇头不知。他说，曾多次派人向住在木城的老乡打听，但说法不一。有的说，她被蓄意报复的人杀了，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，看到过界河上漂浮着她的尸体。也有人说，她跟人去了广东，在那里打工。更加离奇的传闻是她去了香港，进了娱乐圈，在一家歌厅唱景颇山歌。不管哪一种说法，对麻勒干来说，都是生离死别。

进入一条小街，街道两旁全是用竹竿和稻草搭起的低矮的草棚。山民们在出售土特产品，多是野果、野菜和野生食用蕈类。卖山货的大嫂们，口中不停地嚼着东西，就像城里人嚼口香糖。有的人还顺着嘴角流出鲜红的汁水，原来这是嚼槟榔，是当地山民的一种习惯，有固齿强身之功效。这里的人一直到老都不掉一颗牙，个个钢牙利齿，吃核桃都用牙咬。货摊上有一种名为“CC果”的小型水果，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。野菜中最多的是蕨菜，还有名贵的鸡和松茸。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，用火药枪担着几只松鸡在卖，据说这种鸡只吃松子，肉质细嫩有松子的香味。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这里还出售罂粟籽，炒黄后比芝麻都香，可作调味品，加在菜里面。还有人出售炒好的“火麻籽”，据同行的人介绍，这就是毒品印度大麻的种子，吃多了可以成瘾。在一家餐馆门前，有位老汉牵着一头活山麂在卖，那小动物惊慌不安的样子很让人心疼。再往前走，围着一伙人，原来是出售用编织袋装着的鸦片膏。我好奇地问了一下，价格是人民币250元一斤。据说海洛因也有，只是由于中方的强烈抗议，不公开出售。在这条小街上，人民币和缅币通用，比值是1：10，人民币坚挺得多，谁都愿意要，被称为“小美元”。

穿过小街，我们进入一条两座高山夹峙的峡谷，中间有一条热水溪流，就是从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中流出来的，越往上走水温越高。我们逆流行进，几乎全是上坡路。石阶也不规整，爬起来很吃力，天气又炎热，很快便热汗淋淋。山路两边有许多野生芭蕉树，当地人常把它砍下来，切碎后喂猪。还有一丛丛的小灌木，上面生着鲜红的小豆

豆，叫“火把果”，远看真有火红欲燃之势。走到一个拐弯处，开始下坡；行不多远又上坡。山路曲折起伏，更显得幽深。越往上走，景色越美好，山花烂漫，百鸟争喧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山鹧鸪的叫声。同行的那位“特殊身份”的朋友麻勒干告诉我：当地习俗，在鹧鸪叫的时候，不能解小便，否则会遭遇祸事。再往前走，我似乎听到了女人的歌声。越往前走，声音越清晰，渐渐听清楚了歌词。属黄色俚曲，听了使人肉麻。前半部分的大意是：

六月的天，

真是热哩！

阿妹上山砍柴去，

走到半山里，

碰到个当兵的，

拉拉扯扯到树林里……

下面的话低级下流，实在不便叙述。后来看清楚了，在一棵歪倒的大树上，坐着一个少妇，拿一顶草帽为自己扇着风。皮肤黝黑，显得牙齿雪白；眼珠漆黑晶亮，正所谓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光芒闪闪，但眼白较一般人多。此人不能说不美，但透出一种邪气。我立即想到了作家艾芜《山峡中》描写的“野猫子”。看到我们，她停止了唱歌，站了起来。当着大家的面，她抱住营长麻勒干，在脸上亲了一下，吃吃笑着跑下山去。麻勒干看了我一眼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这一惊人之举，使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。

第15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2)

前面一段山路坡度较缓，我与麻勒干小声谈着话，忽然听到震耳的冲锋枪声，头上的树叶簌簌飘落。我们还未醒过神来，猛然从身边的灌木丛中，窜出一条大狼犬，惊慌地跃过小溪，向峡谷对面山上跑去。后面紧追着一个同样皮肤黝黑的战士，擎一支“五六式”冲锋枪。我们这才明白：刚才跑过去的不是狼犬，而是一只真正的狼！营长大声训斥那战士，意思是：随便开枪，伤了人怎么办！那战士不及回答，紧追了过去。其实，也不必回答，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地方，莫说伤了人，就是杀了人也没事！

几经周折，我们终于来到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。一棵大树浓荫匝地，树下一个近似方形的池塘。营长赶忙告诫我们：“千万别往里面伸手，水温能煮熟鸡蛋！”这里是热带地方，若在北方天冷季节，就会看到热气蒸腾。池边也有温泉常有的那种“泉华”，看来属硫磺矿泉。在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边，大家各自找地方，坐下来休息。我却在那里浮想联翩，心中揣摩着：这王母娘娘到底是神仙，她的脚竟不怕高达70摄氏度的热水烫！说实在的，这位神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。因为她拔下金簪轻轻一划，便成为一道天河，将牛郎和织女隔在了两边。仍是这位王母娘娘，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，也有过一段动人的、哀怨的爱情故事。当时，她住在西方瑶池边，大约就是今天新疆的天池。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，相知周穆王。而后来这周穆王却疏远了她。王母娘娘时常倚窗，向远处观看，望穿秋水却不见穆王的踪影！她自作了名为《黄竹》的曲子，表达对穆王的思念，那哀怨的歌声让听的人都感到心酸。有唐代李商隐的诗为证：

瑶池阿母绮窗开，
黄竹歌声动地哀。
八骏日行三万里，
穆王何事不重来?

过了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，据营长介绍，前面还有望乡台、火烧岩(又名猴子腚)、鬼门关、诸葛庙等多处景观。我们又鼓起精神，继续向上攀登，前面又出现溪流。营长说：这是真正的矿泉水，可以饮用。不久前还有人来看过，打算投资建矿泉水厂。说着营长即俯下身子，先洗了下手，然后手捧起泉水，就手中啜饮；我们也都效法他的样子，喝了甘甜清冽的矿泉水。及至再往前走时，渐渐闻到一股刺鼻的咸腥味。这时营长提醒我们：“捂着鼻子，快走几步，赶到上风头就闻不见了。是前几天抓到的一个缅甸政府特工被处决了。”顺他手指方向一看，在前边的一棵大树上，吊着一具尸体。这是热带地方，早已腐烂发臭。真是大杀风景！我们无意再往前走，便急转身，捂着鼻子往山下跑。等闻不到一点气味，才放慢脚步。

回去的路上，麻勒干劝我以300万元人民币，承包这条峡谷，可更名为“神秘谷”或“迷谷”，建成集娱乐餐饮为一体的旅游景点，并可到港澳作广告。可惜我没有那么多钱；再者这种割据地方，经常“城头变换大王旗”，一旦易主全没有保障；更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营士兵将由承包人出资供养，改为维持治安的警察。考虑到这些，我婉言谢绝了他的美意。

当我们回到那条茅棚小街时，又饿又累，只好在此用餐。营长把我们领到一处比较宽敞的棚屋。这里圆木为凳，青石板为桌，山野气息很浓，比城市中人工布置的“原始景物”要自然得多。我此时才发现，在山路上唱歌的风骚女人就在这家餐馆。这时她已换上洁净的蓝上装，雪白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。下穿黑绸裙，扎着白色短围腰。乌黑的鬓发上斜插一朵火红的扶桑花。这装束对她来说，真是恰到好处。

这时，泼辣女人变得一本正经不说不笑，与营长就像素不相识。

营长向我们介绍说：“这女人的名字叫虎刺梅，掌勺的厨师是她父亲，名叫虎山，就父女俩过日子，开了这家小吃店。这女人结过婚，丈夫染上了毒瘾，后来不明不白地消失了，传说被他们父女杀害了。

虎山大伯是这一带有名的猎手，50步以外能开枪击中一枚硬币。酒量很大，好发脾气。”

第16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3)

怪不得“虎妞”规矩多了，原来是在严父的视线中。

我向麻勒干说：“哪有‘虎’这个姓？看来是姓‘胡’吧！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不是，就姓‘老虎’的‘虎’；我们佤族姓名很随便，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”

这时，虎刺梅过来，请我们点菜。我们让营长挑选。他点了爆炒松鸡、青蒜炒鸡杂、油鸡、凉拌水蕨菜、凉拌马蹄菜之类的山毛野菜，很合我们的口味。

麻勒干忽然望着我说：“请赏战士们一餐饭！”

我问：“多少人？需多少钱？”

他说：“此处物价低，人民币300元足够。”

我给他300元，他却不接，招呼刚才随我们上山的战士把钱拿走，并嘱咐说：“每人两元，全发下去！”不一会儿，小街上的餐馆中，便坐满了士兵，他们猜拳行令有说有笑，小街顿时沸腾起来。带这种部队，江湖义气是团结的纽带。看来麻勒干虽然是粗人，尚明白此理。这就叫做“盗亦有道”！

回驻地的时候，我对麻勒干说：“我为这条峡谷想好了新名字！”

他忙问：“什么名字？”

我说：“虎狼谷？”

他想了一想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有虎，有狼！”

在金三角这种地方，人不如蚁，杀人如草芥，但那是在没有人告发的情况下。常言说“民不告，官不究”。虎山父女杀人一事，小街上有人向果敢政府告发，我就是奉命来查问这件事。我向麻勒干表明来意，他却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小事一桩，无须调查，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，随你处理便是！”但是后来我认真调查了案情始末，事情并不像麻勒干说的那么简单。

在“王母娘娘洗脚盆”，我和麻勒干住在一起，既安全又随便。白天，麻勒干忙于防务和练兵，我便挨门逐户地调查那件命案。小镇不大，只有二十几户人家，三天便访问一遍。几乎异口同声说是虎山父女害死了上门女婿河南人郭兴，但都是道听途说，谁也没有亲眼见。从法律上讲，不足为凭。第四天，我让麻勒干营长带兵把虎山父女押来，分别进行询问，然后将两人的答话对比，从中找出漏洞。或许是父女二人早有合计，答话也无出入，他们都承认害死了郭兴。我让他们录了口供，画了押，下一步就是验明尸身了。

次日，麻勒干带兵把埋尸现场包围起来，虎山父女惶恐不安地鹄立坟旁，小镇众人在外面围观。两百多人的场面，竟是鸦雀无声。麻勒干指挥4名士兵小心地挖掘，完全挖开后，大家争着涌向前，观看坟中情况。结果让大家瞠目结舌、一片哗然。坟内除了一捆零乱的稻草外，竟然什么也没有。我问虎山，是否记错了地方？他肯定地说：“就在这里！”“为什么没有尸体？”他们父女摇头不知。大家非常扫兴地纷纷离去，虎山父女的生意是暂时做不成了，由麻勒干押回营房，派兵监护。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：“不讲出真实情况，便没法结案。”但他们父女咬紧牙关，再也不肯吐露只言片语。

考虑再三，我又一次单独提审虎刺梅。

我问：“你丈夫郭兴，河南什么地方人？”

回答：“新蔡县。”

问：“结婚几年了？”

答：“3年。”

问：“夫妻之间相处如何？”

答：“一般。”

我说：“群众普遍反映，你们是恩爱夫妻，为什么突生变故？”

答：“他后来吸毒成瘾，经常偷家中的钱，后来又偷物，手镯、项链都被他卖掉。”

问：“夫妇不能共同生活可以离婚，为什么要杀人！”

答：“曾一度将他赶出家门，过一段时间他仍然会跑回来，赖着不走。后来，给他两千元路费，让他回河南老家。我亲自送他过境，谁知10天后他把钱花光，照样跑了回来。无论怎样打骂，就是不肯走。实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把他除掉！”

问：“怎样把他杀害？”

答：“趁他睡梦中，父女二人合力用绳子将他勒死，然后埋掉。”

问：“为什么没有尸体？”

第17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4)

虎刺梅摇头不知，再也不肯答话。

我明白，这类案件不能操之过急，要耐下心来，等待转机，便让麻勒干将她收押。然后，我独自一人踱出营房，在小街上吃了一碗米线，信步走向市场。各摊点出售的东西，除了鸡鸭鱼肉，就是山毛野菜。还有公开出售的鸦片膏，以及烟枪、烟灯之类的烟具。山花笼鸟，野生小动物，随处可见。在小街拐角处，有一壮年汉子在卖牛蹄筋。我俯下身，刚问了一句："多少钱一斤？"那人抬头刚要回答，一看是我，抱着我的腿放声大哭。似有无限委屈，要向我哭诉出来。一个山东大汉，哭得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我很快便将他认出，原来是我的老乡小黑，乳名黑亮。我劝他止住泪水，有话好好说，便将他带回营房。

晚饭后，我留他同住一室。一边饮茶，一边听他讲述自己的遭遇。这时，山风呼啸，窗棂咯咯有声。林鸟野兽，长呼短嚎，充满山野情趣。

黑亮，原是山东一家银行职员，因营私舞弊，违反行规而被除名。他自觉在家抬不起头，便跑到云南找我，直奔我从前在瑞丽的办事处，却时过境迁，早已是人去楼空。后来听人说，我去了缅甸，便辗转来到"洗脚盆"小镇。云南是一个39.41万平方公里的大省，漫无边际地寻找一个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出人意料的是，竟然不期而遇，被他找到了。按佛家的说法，这就是缘分。我早已是年过花甲，也需要这样一个年轻人，从此将他留在身边，鞍前马后跟我吃了不少苦。据小黑讲，他在"洗脚盆"已居住半年之久，和镇上的人都已混熟，但来往最多的却只有两个人，都是北方老乡。一个是山东来的刘通，是镇上的小学教师；另一个就是遭人暗害的河南人郭兴了。3人经常在一起小酌，以慰思乡之情。小黑说，郭兴遇害一事，刘老师可能知道详情，建议我单独去访问他。

次日凌晨，我沿着崎岖小路，步步登高，向着位于山顶的学校走去。云贵高原，虽靠近北回归线，但因地势较高，清晨仍感到阵阵凉意。鸟雀开始了黎明大合唱，此起彼伏，声闻数里。人类的语言不一，鸟类的叫声各异。动听的、悦耳的居多，怪腔怪调的总是少数。

我敲门等候，刘老师揉着睡眼，披衣相迎。坐下来后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，给果敢政府的揭发信，就是他写的，郭兴被害，绝不是因为吸毒。说着，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衣箱，从一堆旧衣服底下，抽出一支手枪，把枪递给我说："这就是郭兴留下的！"在轻武器方面，我堪称专家。一眼便看出，这是缅甸产的大口径手枪。此枪震动大，发声响，命中率差，不属于名枪之列。

刘通老师继续说：一天夜晚，郭兴去后院小解，在暗中看到虎山移开石质猪槽，揭开猪槽下的石板，俯身取出一个方盒，将猪槽、石板恢复原样，匆匆离去。郭兴紧接着走过去，从猪槽下面的地穴中，伸手摸出这把手枪，待要搜寻其他财物时，却听到开门声，慌忙将石板、猪槽放好，藏身暗处。他看着虎山将一个长方形盒子放回地洞，转身回屋。郭兴便越过短篱，跑到学校，将枪交我保管。临走郭兴表示，他要找机会，仔细检查地洞，看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物。从此，再也没有见到他，郭兴被害的消息很快就从镇上传开来。刘通老师激动地说："我敢断定，这就是郭兴被杀的原因！"

在金三角地区，持有枪支和杀人，都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拥有各种武器的人很多，家家必备。至于杀人，更是寻常之事。只有在有人告发时，官府才装装样子敷衍一番；没人告发，官府便装聋作哑懒得去问。听了刘老师的讲述，我把枪仍然退还给他，便顺原路走回，并不断盘算着此案如何进行下去。

次日，我让麻勒干加派士兵，随我去虎山家中搜查，因为虎山父女不在家，那里已有4名兵丁看守。不必拐弯抹角，直奔后院猪槽。邻人正给虎山家的猪喂食，见我们闯入，惊恐地躲在一边。我指挥士兵从洞中清出所有物品：计有旧式电台一部，缅文印刷的文件多份，军

官证一个，上面的虎山佩中校军衔，威风凛凛，神气十足。有了这些物证，一切便不言而喻。

第18节：王母娘娘洗脚盆(5)

金三角的17支割据武装，互相觊觎对方的领土，有机会便蚕食兼并，向对方地盘派遣情报人员更是常事。世界上任何一个中央政府，都希望国家统一、领土完整，只要有机会便铲除割据政权，这更是天经地义之事，完全可以理解。但缅甸中央政府与果敢地方政府之间订有协议，并派驻联络官，调解彼此之间的纠纷。发现这类案件，我应当如实地交由杨总司令处理。回到营房，我便通知营长麻勒干，派出车辆和士兵，押送虎山父女，随我一道回果敢。令我震惊的是麻勒干涨得满脸通红，羞羞答答地说："虎山父女逃跑了，搜遍'洗脚盆'也没发现他们的踪影。"我紧盯着麻勒干看了半分钟，他很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。简单、爽直的景颇汉子不会说谎，他局促不安的表情，就等于承认是他放走了虎山父女。我不想为了别人之事，与麻勒干把关系搞僵，便安慰他说："跑就跑了，不必当回事，回去后我会向杨司令解释清楚，对你不会造成影响。不过，在这种地方还是小心谨慎为上，不能掉以轻心。"然后，我带上小黑，开车回果敢。麻勒干对我还是很有感情的，车行很远，仍能从后视镜中看到他伫立路边的身影。

一天， 在杨总司令的控制区勐古哨卡，发现有一位老翁和一位少妇押送驮马过境，驮马上一边一只沉重的箱子，哨兵刚要上前问话，老翁伸手拿出一大叠厚厚的人民币，足有两三千元之多，用恳求的目光，示意哨兵放行。在这种地方，走私是常事，哨兵也见得多了，可以从中捞到很多油水。哨兵高兴地接过钱，然后挥手放行，却被一名急急赶来的军官喝住，哨所的其他兵丁也围拢过来，将老翁和少妇困在中间。军官严令士兵卸下箱子进行检查。开箱看时，一只箱子内全是银元和金条，另一只箱子内竟是一个被绳索捆绑蜷成一团的人，抽出口中塞着的毛巾，他自称是"王母娘娘洗脚盆"驻军营长麻勒干。

荷枪实弹的果敢兵，将老翁、少妇、麻勒干营长，当然还有减少过半的那箱金银，押送杨总司令面前。很显然，老翁就是虎山，他用

流利的汉语，态度从容地对司令说："我是侦探部（相当于国家安全部）中校，奉命将一再杀害政府官员的麻勒干押送内地服刑。"

杨总司令不理他的述说，派人请来政府联络官。杨总司令义正词严地说，是政府方面违反协议，在果敢所属地盘从事秘密活动。然后将虎山父女交联络官领走，将麻勒干营长和半箱金银留下。在他们离去之前，我提请杨总司令问清河南人郭兴的下落。虎山说，因为他盗窃武器，发现有关机密，已交由政府部门处理。

精疲力竭、疲软无力的麻勒干提出要到我的住处休息，进屋后我问他："你听说过'放虎归山，终受其害'这句话吗？"

他苦笑着说："就是我！差一点被虎山父女吃掉。"

我说，要牢记这次教训，他点头认可，随即昏昏入睡，直到第二天上午才醒。午饭后，我问麻勒干今后的打算，是不是还要回"洗脚盆"，他说，不再回去，在那里已经很不安全，会有人继续打他的主意。然后，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：来果敢后，有一次司令派他去坤沙地盘何蒙镇办事，见到了"文革"前在他家居住的何进大夫。何进此时已是坤沙驾下上校参谋。他听说是因为他自己牵连麻勒干一家遭此劫难，愧悔莫及、感慨万千。他把麻勒干视为亲人，爱护备至。几天后何进提出将自己的独生女嫁给麻勒干为妻。两人相处一段时间，彼此倾心，难舍难分。麻勒干说，最近要去何蒙成婚，并留在那里。

我好奇地问："当年，何进为什么要到景颇山？"

他说："台湾承受不了联合国的压力，要将台军撤回台湾。何进不愿离开大陆，便到景颇山躲避一时。离开景颇山后，经张书泉引见，投奔了坤沙。"

我也正打算逐步向东发展，在那里有个熟人，会提供许多方便，我完全赞同他的选择。数日后，麻勒干借口回景颇山，毅然离去。临行为防司令多心，竟未与我话别。正如三国张飞，粗人也有细心的时候。

麻勒干刚走，小黑就溜了进来，他告诉我，国门旁新近开了一家“北方小吃店”，味道很美，要我去品尝。

南山镇紧靠国境，是省级口岸。就像当年广东与香港之间的中英街那样，这里也建有中缅街。街道整齐就像棋盘格，清一色二层白色楼房，家家门前摆满了花草，清新宜人。这里是云南省出口贸易的一个展窗，货物品类繁多质量上乘。街区内设有宾馆饭店、风味小吃、电视录像、歌台舞厅，两国边民熙来攘往，睦邻友好关系显而易见。

小黑引领我来到具有中缅两国建筑风格的国门旁，走进了那家“北方小吃店”。铺面也还干净，主要卖北方水饺和面条，不过凡北方家庭普通饭菜，你想吃什么都可以临时现做。由于北方饭做得地道，吸引了不少家是北方或者在北方生活过的人，使他们有了回归之感，我更是这里的常客。店掌柜来自河南遂平县，姓黄。仅是父子二人在此营生，父亲做好后由儿子端送。父亲50岁上下，儿子才十二三岁。生意不太忙时，我也和他们攀谈几句，久而久之，便互相以朋友相待，我终于知道了有关他们的一些情况，有机会亲自处理了这样一件公案。

第19节：海眼一枝花(1)

四、海眼一枝花

老黄家在遂平县有名的海眼村。这里有一泓清泉，涝雨不增多，干旱不减少，世代传说这是大海的眼睛，村庄因此而得名。老黄从部队转业回来，承包了村里的两处大型鱼塘，饲养多种名优淡水鱼类，于是发了大财。由于他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负过伤，所以走路时腿稍有些跛。虽然老黄其貌不扬，却从云南带回一个年轻貌美、如花似玉的老婆，号称“海眼一枝花。”村上的年轻人有事没事到他家溜一圈，说是来看鱼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看鱼之人意也不在鱼！这女人也争气，接连生下一男一女。一双儿女眉清目秀，像金童玉女一样，老黄笑得整天合不拢嘴。

当男孩长到7岁，该上学了，老黄怕儿子在学校受气，便从县城小学里，月薪两千元请了个家庭教师。这位老师姓翟名旺，是个美男子。两下一比，把老黄衬托得更不像样，村里的小淘气们便给他起了个“黑猩猩”的绰号。既然有了绰号，就与梁山好汉排上了座次，人称“109”。在村里只要把手指勾起成“9”状，就知道说的是谁。老师进门不到一年，学生没教会，却把学生他妈教会了。老师循循善诱，学生他妈心领神会。有一天趁老黄去县城送鱼未回，他们便携带巨款，双双远走高飞。老黄一家3口哭得像泪人一样，邻里苦苦相劝总劝不下，一些老年妇女也随着擦眼抹泪。人们纷纷议论，有的说这女人心太狠，连自己的儿女都抛下不要，就跟野男人跑了；也有的说这事都怪老黄，不该引狼入室。

经过一年多的明查暗访，老黄终于弄清楚，老婆带着野汉子回了云南原籍，中国一边不敢停留，便在缅甸开了一家豪华家具店。老黄将3岁的小女儿托付给亲友照管，自己带上儿子就像当年进军越南那样，又来到了阔别多年的云南。老黄开饭店不为挣钱，老婆虽然卷走

他多年的积蓄，但毕竟没有一扫而光。在国门旁开店，出入境的人都能看清楚，说不定哪一天冤家路窄就能碰上那两个狗男女！

听了黄家父子的哭诉，我认为那个叫翟旺的年轻人，做事太绝，不该让老黄人财两空，我心里盘算着如何给老黄帮上忙。山东好汉从历史上看就惯于打抱不平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！但是，事情未见分晓，不应先许诺，虽然我已成竹在胸，却不便对老黄讲，稍坐一会便告辞了。我决心过问这件事，对我来说不费吹灰之力，对别人来说却有再造之功，何乐而不为！

我与缅甸白象县县长凌云，有金兰之谊。后天是他母亲80岁寿诞，我理应前往拜寿。早在几天前就和凌云约好，到时他派勤务人员前来接我。赶到贺寿之前，我请人把老人家的照片放大，还用电脑对照片细部作了修饰，并且改换了照片的背景，制作了华美的镜框。另外投老人所好，置办了一份寿礼，我要让老人感到惊喜！在贺寿期间，我还想顺便把老黄的事谈一下。那一对男女就在缅甸地盘上开店，作为一县之长，我想他定会有办法的。

第20节：海眼一枝花(2)

凌云派来接我的人早早来到，帮我拿上东西，我们就乘汽车出发了。凌云的家乡叫犊子岭，是缅甸北部最偏僻的小市镇，与中国隔怒江相望。从缅甸直接前去交通非常不便，几乎没路可走。要先后两次进出中国国境才能到达。边疆公路大都是一面靠山，一面临水，沿江而行，风景自然很美。一路上流水欢歌、百花含笑，湛湛蓝天、悠悠白云，我的心情非常舒畅。仅用了半天时间，就到达缅北大镇红椿。因为前面的公路被山洪冲断，我们要在这里弃车换马，走一条千百年来马帮行走的山间小道。那么，马从何来？持凌云县长签发的“马票”，找红椿镇政府去要便可。缅甸农民缴税很少，但须服劳役，轮流排号支应官差。

第二天上午马才能到，所以我们必须在红椿住上一夜。红椿镇是被低矮丘陵环抱的一块平坝，几乎与世隔绝，若非亲眼所见，真想不到在如此封闭的山沟里，竟还能有这样一处现代化的市镇。一条平直宽阔的水泥路，两边店铺林立，商品应有尽有。镇上的房屋多数是两三层的别墅式楼院，红色瓷瓦的房顶，彩绘的墙壁，掩映于绿树繁花之中。在这里电视、电话甚至电脑都不缺乏，镇上不仅有电脑游戏厅还有网吧。路灯明亮，光线柔和，街边停靠的也多是凌志、奔驰、凯迪拉克……名车比比皆是。镇上建有豪华宾馆，大堂左侧是饭店，右为歌厅，小镇的夜生活比起大都市也差不了多少。镇外山脚下还有一处名为 “葡京度假村”的大赌场。听去过的人讲，里面轮盘赌、老虎吃角子等现代赌具非常完备。赌场服务质量上乘，人员都是在澳门经过特别培训的。红椿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四川人很多，在街上走，川音满耳，就好像来到四川的某个城镇。街角上有几个新疆人正烤羊肉串。坐在街边洁白的塑料椅上，喝着青岛啤酒，吃着地道的新疆羊肉串，怎能想到这是在缅甸北部一个隐藏在深山沟中的偏远市镇呢！至于说这个山间市镇为何如此富足？那就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内容了。

我和凌云县长的勤务兵小闵，在街上品尝风味小吃，直到酒足饭饱，乘兴回宾馆休息。在门前有几个浓妆艳抹的缅甸姑娘将小闵拦住，有我在旁，小闵很不好意思。宾馆警卫出来干预，才算给小闵解了围。但是，当我半夜醒来，却发现月光照着的小闵的床位，是一张空床，直到第二天他和赶马人一道进屋来，看到我后一脸的不自然。

赶马人叫李新宇，30岁上下，家在红椿镇所属的飞狐岭，中等文化，善于谈吐，一路上还能和在田间劳作的妇女对唱山歌，有这样的人做伴颇不寂寞。我骑在马上，他们两人一前一后尽心护持寸步不离。我们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。座座高山就像刚打开笼的热馒头，喷云吐雾、水气蒸腾，赶马人说就要下雨了，果如其言，不一会儿就大雨倾盆。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没处躲没处藏，淋了个透湿，不过在热带地方反而觉得身上凉爽。这里是阔叶雨林，树木粗大弯曲，根系发达裸于地表就像巨蟒，树干上缠着藤萝酷似长蛇。不少树上开着鲜艳的花，结着累累的果，却不是这棵树本身的花果，而是寄生植物。在这种地方骑马须格外小心，稍不留神就会被树枝撕坏衣、挂破脸。大个的蚊虫追着叮咬，奇痒难忍。

正行进间，“嗖”的一声从山上飞下一物，还未看清是什么东西，马受惊了，高高仰起前身蜷起前蹄，“咴咴”叫着把我掀了下来，然后惊慌地向前跑去。小闵赶忙将我扶起，小李则去追赶他的马。我一边揉着被摔疼的腰背，一边在小闵搀扶下慢慢向前走。

赶马人李新宇已在溪边等着我们。溪水清冽，我们擦了脸，洗了脚，就在溪边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进餐。铺上了雪白的塑料布，从马驮中取出矿泉水、冰红茶(山泉中有钩端螺旋体，不能喝；我最小的弟弟就是因为喝这种看似清澈的水而不治身亡)，还有面包和红肠，小李还掏出一瓶酒，嘴对瓶喝着。我问他们，刚才是什么东西惊了马？小李说，他下来时，看到一头金钱豹正在饮水，看来就是那头豹子了，跳过溪流向对面山上逃去。马是庞然大物，却被小豹子吓成那样！我想起柳宗元的《黔之驴》，不只是黔驴技穷，马比驴也强不了多少。

我又联想到培养孩子，应当让孩子有棱有角有点野性，切不可太温驯了！

第21节：海眼一枝花(3)

在刚下过雨的山路上爬上爬下，这在我还是头一次。千百年来，山路被无数的马帮踩出一个个深坎，形成一道道石棱。行人每迈过一道沟坎都相当吃力，马却能轻松自如地走过去。这种马常年走山路，已完全适应这种环境，爬山如履平地。譬如杂技演员能做出许多难以想象的惊险动作，这是长期艰苦训练的结果，而一般人莫说去做，看着就有些害怕。骑马爬山在上坡时要抓紧马鞍的前沿，下坡时则要抓住马鞍的后部。马走在陡坡上，有时身子几乎立起，如不这样就会从马上滑跌下来。经过这一次的出行，我是真正理解了李白的诗《蜀道难》，有了“难于上青天”的感受。

小闵昨晚在外面鬼混一夜，未能很好休息，走着走着体力渐渐不支，一会儿便面色苍白，嘴唇发青、浑身冷汗，竟然虚脱了，躺倒在路边。小李将他两腿盘起，揽在怀里，不断为他掐人中、合谷等穴，很长一会才醒转过来。我只好把马让他乘坐，我跟在后边，人比马少了两条腿，一溜小跑才能跟上，我这才体会到了随从人员的苦况。几乎耗尽了体力，才来到一处名叫蛤蟆眼的小山村。我们向村民买了几斤黄豆和干草把马喂上，又买了三十几个鸡蛋，让村妇煮荷包蛋，他们连这都不会，拿勺子搅成了一锅鸡蛋汤。顾不了许多，每人喝了一大碗，直喝得热汗津津通体舒泰。他们两人还烫了两杯热酒，小闵的身体恢复也快，仍把马换给我骑。翻过蛤蟆眼全是下坡路，走起来省力多了。天黑时，前面有了火光，渐渐听到人声，原来是凌云县长不放心，带人接我们来了。

犊子岭镇是依山面水一条街，房子也多是简陋的草房，比起红椿镇差远了。镇子上只有一家被烟熏火燎变得黑漆漆的饭馆，一家比饭馆尤黑的茶馆，还有一家脏乱不堪的杂货店，此外再没有别的商店。镇子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到处都是核桃树，核桃皮薄个大，人民币1元钱可以买到100个，几天都吃不完。街对面的斜坡上是一大片核

桃林，再往下就是奔腾呼号的怒江了。我们到来的第二天，就是镇上的街子天，一改平时冷清的场面 ，而变得人头攒动热闹异常，叫买叫卖，人声嘈杂。沿街摆满的货摊，以出售山货为主。见得最多的是粗制茶叶和山民用土法生产的红糖，此外，就是干笋、干木耳，各种干鲜野果，各类干制的野生菌类，成堆的红辣椒，以及气味芬芳的中草药。再就是种类繁多的兰花，在昆明数千元一盆的名贵兰花，这里只需几百元便可买到。我盘算着在这里建一个土特产品收购站，再建一个小型加工厂，然后对各种山货进行包装，运到昆明超市，一定会成为抢手货。

拜寿之后，我向凌云县长谈了收购土特产品的打算，他说早有此意，很愿和我合作；随后我向他谈了河南老黄之事，他也乐于帮忙。不料，老寿星一时高兴，吃得多了一点，晚上犯了肠胃病。凌云是有名的大孝子，自然脱不开身了。他手书一道公文，盖上县政府的大印，全权委托我署理10天公务，这样就把审理老黄一案，完全交给了我。

上午，凌云设便宴为我饯行，所吃的菜多和罂粟有关，就连炒菜用的油都是用罂粟籽榨出来的。有一盘又鲜又嫩的青菜味道很美，竟是山民给罂粟间苗时拔下来的罂粟苗。凌云说，放心吃，长到这个阶段还没有毒性。拌菜用的“芝麻”，也是罂粟籽炒制。还有一大盆洁白如乳的“芙蓉子汤”，里面煮着大块的野山芋，也是罂粟籽加工而成。此外，就是街子上看到的那些干菜了，有不少是我从未吃过的。饭后，我向凌云谈起来时旅途的艰险，简直视为畏途。凌云说，他是此地人，经常往返，每次回家都是腰酸腿疼，要睡上两三天。他知道我的胆子大，建议我攀溜索过江，对岸就是中国。清一色的柏油路，租上一辆车，又舒服又便捷，我当然同意。

凌云送我到江边，并一再嘱咐我，要握紧锁扣，千万松不得手！溜索只是一根钢缆，固定在两岸的山岩上。钢缆上套着一个磨得发亮的木把手，两手紧握木把手，用力一蹬或别人助力一推，即顺钢缆滑

向对岸。人悬挂钢缆上晃晃悠悠，向上看白云飘飘，向下望浊流滚滚。此时，两耳生风，两手冒汗，身体直觉得向下坠，胆子再大也感到晕眩。因为心慌意乱，六神无主而松手坠江者大有人在，据说坠江者只闪露两下身影，便顺水漂流永远去了缅甸。

第22节：海眼一枝花(4)

说来也快，千米江面用了不到5分钟，就回到了中国。早知如此顺畅，便无须骑马爬山一整天累死累活！转念又一想，那样也就看不到美丽的缅北山水画卷了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

回去后，我通知老黄明天停业，去缅甸那边县政府候审，并一再叮嘱他绝不能显露与我熟识。老黄当过下级军官聪明过人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孩子也为即将见到久别的妈妈而情不自禁。同时，县政府工作人员也将明天上午出庭一事，通知了翟旺夫妇。双方都提前到达，坐在指定的位置上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孩子奔向妈妈怀中，亲昵地偎依着。我明白，不能立即开审，等候时间越长越能对他们形成心理压力！我远远地看出，他们就像待宰的羔羊，内心惶恐不安。缅甸县政府很像中国封建社会，县长直接审案不设法院。有个“司法所”只起预审作用，结案还须县长来定。

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一脸严肃地走过去，坐于正座之上。值勤人员大喊“开庭，全体起立”！待我坐稳后，除几名卫兵始终站立外，其余的人相继入座。首先照例询问他们的姓名、国籍、住址、年龄等基本情况，然后由原告黄流，也就是河南老黄提出申诉。他控告翟旺破坏婚姻、拆散家庭、侵吞财物；控诉其妻段玉竹犯重婚罪，未经离异即和别人姘居，并与翟旺同谋侵吞财物。同时，老黄还委婉地表示，只要段玉竹回心转意，回去和他过日子，看在两个年幼的孩子份上，他可以原谅她的过错，决不再提这事。随后由被告答辩，段玉竹主要说与老黄感情不合，实在过不下去。我当即质问她，你随他从云南到河南，难道不是自愿的吗？感情不合为什么在一起过了10多年，还生了两个孩子？她无话可答，低下头，紧紧搂抱着依偎在她怀中的男孩。

我接着说，“如果”依照中缅两国的法律定罪，段玉竹犯有两项罪名，一是犯有重婚罪，完全可以与黄流离婚，再和翟旺结婚，不应私自脱逃；再就是侵吞他人财物罪，可以合理分得夫妇共有财产的一

半，不应全部卷走。这样就侵吞了本属于黄流的另一半钱款，也就是人民币150万元，应判刑两年并退回侵吞财物。至于翟旺，也犯了两项罪，一是破坏别人婚姻和家庭罪；一是侵吞他人财物罪，按罪定罚要判刑3年。财物则由段玉竹一人退赔，因为你们是同居，财产并未分开。听了我的讲说，那对男女直吓得面色苍白，浑身发抖。

稍停，我接着说，你们听清楚了，我刚才用了“如果”一词，并未正式宣判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这里是缅甸的少数民族地区，中央政府允许按地方风俗和习惯，也就是按照地方法规来断案。本地传统法规就是尊重妇女，凡属婚姻和家庭问题，一律由女方决定。说罢我从卫兵身上摘下一支手枪并且推上了子弹，将手枪搁置案头，他们被我的动作吓得惶恐不安。我抬高声音接着说，是依照政府法律，还是按地方法规？你们来定。如果你们选择地方法规，女方还需要进一步表态，是由县政府判决，还是女方自己做主？如由县政府定案，翟旺拐骗良家妇女，拆散别人家庭，要被判处死刑；如女方自己选择，按照地方风俗习惯就要将两个男人打死一个，然后跟随活下来的人去过日子。

我的话音一落，老黄可犯了难，如按国法判刑，他不能领走老婆；如按地方风俗习惯，又恐怕这女人向他开枪。正当他犹豫之时，还是那女人反应快，提出照地方法规，这样她就有了主动权，老黄对此也未提出反对意见。我示意卫兵把枪拿给段玉竹，两个男人都紧张起来，因为谁也猜不透这女人安的什么心！聪明的男孩唯恐打他父亲，便挣脱女人的怀抱，跑去维护老黄。卫兵将他领到户外，男孩放声大哭，那凄厉的哭声传达出即将失去亲人的悲痛，使闻者下泪，而作为母亲的段玉竹却全然没当一回事。她嘴角上挂着一丝狞笑，把枪对准了翟旺。这小子万没想到会是这样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他一边往后退，一边说“别！别！别……”这女人看到翟旺惊慌的样子，她笑了，笑得那么开心。紧接着她来个急转身，对着老黄就是一枪！老黄应声倒地。孩子尖叫着从外面跑进来，扑在爸爸的身上，那单薄的小身体抖成一团。

第23节：海眼一枝花(5)

硝烟散尽，卫兵从女人手里把枪夺了过来。我抬头看那女人时，面对孩子的哭声，她竟然无动于衷。在生死关头，她还一度把枪举向翟旺，竟然有心思与他开了个恶毒的玩笑。

过了很长一会儿，老黄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死，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怒不可遏，指着女人破口大骂。那女人看到老黄丝毫未受损伤，着实吃了一惊！全屋的人也都惊奇万分。我向大家解释说，子弹已除去了弹头，就像舞台上用的那种，只发声不伤人。我是让黄流彻底醒悟，这女人绝不能再要，如果硬是把她带回家，有朝一日她也会像潘金莲勾引西门庆害死武大那样，将老黄置于死地！黄流老泪横流连声说："不敢要了，不敢要了！"孩子伤心地哭着，搂着爸爸说，"咱们回河南老家吧，别再找她了，她是吃人的狼，不是人！"全屋的人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。就连翟旺都眼圈发红，对那女人说"你跟老黄回去吧，我不怪你"！那女人却说，"闭上嘴！这里没你讲的话。"翟旺陷入沉思，我想他一定是受到了启发，想到了自己的未来。

一场闹剧结束，我当即郑重宣判："根据段玉竹的意愿，同意她和黄流离婚，正式将她判归翟旺，在本县补办离婚、结婚手续。由政府派人监督，段玉竹立即退赔黄流人民币170万元，其中20万元为黄流来云南寻妻的往返路费和精神损失的补偿。"随后双方签字画押，由文牍人员发给正式判决书。

时隔数日，我忽然想吃水饺，也想看看黄家父子。当我来到饭店前，却发现已是人去楼空。我和他们只是萍水相逢，并无深交，仍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很不是滋味。

当我转身来到国门旁，发现门壁之上赫然贴着一张"河南安阳驯化动物表演团，来缅甸果敢演出"的海报。这唤起我极大的兴趣，赶忙加快了脚步。

我的家乡山东聊城，邻近河南安阳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早在青年时期我就看过驯化动物的精彩表演。印象极为深刻，至今念念不忘。在美丽的驯虎女郎轻巧指挥下，老虎蹬跷跷板，老虎钻火圈，猴子骑老虎等等，真没想到，凶猛异常的老虎，还会登台表演！老虎这种威风、雄健的猫科动物，自古就有“兽中之王”的美誉。在中国文学中，流传着许多关于老虎的佳话，仅《聊斋志异》中就有“二班”等优秀篇目。但是，也有“虎落平阳”的时候。以下就讲述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有关老虎的故事。

第24节：虎落平阳

五、虎落平阳

转眼30多年过去了，我走南闯北，渐行渐远，安阳驯化动物表演团的表演，已成为我记忆中的神奇童话，变得飘忽不定了。一张来果敢献艺的海报，勾起了我年轻时的许多回忆，怀着与故友重逢的心情，我循着海报上标示的地址匆匆走去。

在镇外一片开阔地上，孤立地残存着几顶帆布帐篷，还有一些零乱的兽笼，场面寒酸而冷清。听不到锣鼓喧天，看不到人头攒动，更没有野生动物上场表演的那种热闹氛围。当我钻进一顶帐篷，一个大高个、尖头顶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，乡音入耳，倍感亲切。他自我介绍说，名叫刘文彩。我差点笑出声来，原来他与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重名，也因此留在记忆中。我急切地询问有关动物表演的情况。他说："你看到的海报是过时的"。早就没有动物表演了，"表演团"已葬送在果敢这块神秘的土地上。

原来，在一年前，听从一位河南老乡诱惑性的劝导，怀着发财的美梦，"表演团"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。长途辗转，仅运输一项就花费很多。又多是肉食动物，喂养的付出就更多。而果敢地方不足两万人，上座率很低。剧团演出可以不断变换剧目，而动物表演只能是一些固定节目，久而生厌，观众越来越少，想回河南都凑不够路费，"表演团"深陷泥沼中。在果敢这种鬼地方，人员无所事事，日久生非，有人去赌，有人去嫖，有人染上毒瘾，吸毒贩毒。开始只是有人偷了演出道具去卖，后来公然卖用来演出的动物。缅北森林覆盖，野生动物并不稀罕，人们买去多是吃掉。没多久动物演员们便纷纷进入果敢人腹中。团长借口回河南筹款，一去不归，其他人也如鸟兽散。最后只剩下刘文彩等三人留守，动物也只剩下一只饿得皮包骨的老虎，有气无力地躺在铁笼中。留守的三个人靠捡垃圾、拾酒瓶生活，刘文彩粗

通文墨，经常给《果敢报》投稿，挣点买香烟的钱。当年盛极一时的“河南省安阳驯化动物表演团”，就这样走向了穷途末路。

我在果敢总司令杨茂良身边任顾问，没有多少可以谈得来的人，颇感寂寞，所以常到“表演团”帐篷小坐，与三位老乡闲话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和他闲聊，突然一阵风似地闯进一伙人，为首的是当地富豪穆老三，紧跟其后的是一伙凶神恶煞般的家丁，个个怒目横眉、挺腰突肚，腰插手枪，来头不善。

穆老三首先开口说：“过去，我出20万，你们团长把老虎当成爹，不肯卖，现在我出2000元，把这只虎牵走！”

正要指挥家丁动手，忽然看到我转过身来，他万没想到，堂堂的大顾问会在这种穷地方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我心平气和地说：“穆先生，你算一下，虎皮值多少钱？把虎骨卖给中药店，又值多少钱？在市场上买一只据说可以避邪的虎牙，就要人民币两百元。你要买就开个公平价，别落个欺负外乡人的名声！”

他立即软了下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看在顾问的分上，我给你20000元人民币卖不卖？”

这远远超出了刘文彩等人的期望，表示认可，买卖成交。众家丁已将虎笼抬出帐外，钱也交付刘文彩，穆老三却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他向刘文彩说：“你们从河南动身时，林业部门开的通行证，现在还有吗？你们留着也没用，我给你50元钱，给我算了。”

刘文彩转身去找通行证，我借此机会问穆老三：“你买老虎作什么用？要证干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这是经过训化的动物，我买老虎是为了看家。得闲时，也让人牵了去外地表演，挣点给老虎买肉的钱，让它自己养活自己。”回答合情合理，我心想，不愧是富商，很会盘算。在当前社会，做商人就要有经济头脑。

说来凑巧，我在果敢有一位朋友叫马兴隆，他侄儿马飞腾就住在买老虎的穆老三隔壁，是一座二层楼房，楼顶经防水处理，建有水

池，内养水草和金鱼。热带地方，这样的房顶能隔热、防晒、降温，等于是安在室外的空调，还有台阶直达房顶。我常在日落时，坐在楼顶水池边上品茶。远看群山，近观金鱼，颇感惬意。当然，隔壁穆家小院的情景也尽收眼底。老虎经悉心喂养变得强壮多了，已从铁笼中放出，在院内高视阔步。我在楼上时闻虎啸，顿时豪情满怀。生活在金三角，我虽非英雄，但有虎胆。

不知穆老三玩什么鬼把戏，突然把偌大一个院落全用帆布遮蔽起来，殊不知欲盖弥彰，反而引起我的警觉。我先是找马飞腾要了一支燃着的果敢牌劣质香烟，及至跑到楼顶，烟头将要熄灭，根本燃不透厚厚的帆布。因为我曾向母亲起誓，终身不吸一支烟，所以也不能紧吸两口，求助马飞腾反而会暴露我自己。后来，我找了一根短树枝，在帆布的边沿，撬开一条细缝，往下一看，果不出我所料，一伙戴大口罩，穿白隔离衣的人，正在给老虎动手术。老虎被麻醉后，仰面躺在桌案上，人们正往老虎腹腔内放海洛因。

后来，我从边贸市场开诊所的谢大夫那里了解到，穆老三给参与此项行动的人每人酬谢2000元。海洛因也不是放进腹腔，而是皮里肉外，因为腹腔中有异物会危及生命。这只老虎仍然比较瘦，皮肉松弛，凡有皱褶处皆可放入。两侧共放8块，以每块750克算，共6公斤。我计算虎笼起运日期及路线，及时通知了某检查站，却始终没见虎车经过。因为知道此事的人较多，穆老三便摆下迷魂阵，早晨开车出去，晚上乘夜色返回。汽车司机和行车路线也随时变换。因此，我发出的信息都扑空，检查人员深感失望，我也非常愧疚。

三天后，我在街上走，迎面碰到曾为我开过车的孟发财匆匆走来。我拦住他说："为什么有车不用却步行？"

他说："去替人开车，自己的车不好存放，所以坐一下公交车就匆忙跑过来。"

我问："给谁开车？"

他伸出三个手指，压低声音说："穆！"

这消息比较可靠，如果明晨出发，中午可达木棉渡。其余三条路线都是去而复转，那么剩下的唯一出路，就只有木棉渡了。这条路偏僻、隐蔽，时常只有拖拉机行走，检查人员也不固定，时有时无。我通知有关单位在那里设卡，果然一举捕获，我为此长出一口气。那落难的老虎也得救了，二次手术康复后，送入一家动物园，成为公众的宠物。

事后，穆老三不知从哪里听说，孟司机在街上曾与我答话，还从谢大夫那里知道，我曾询问过有关情况，又联想起买老虎时我也在场，便对我产生了怀疑。他将疑点报告了杨茂良，引起杨总司令的警觉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杨茂良的三弟杨茂贤因为贩毒，在中国被处决。他明知这事与我无关，却不肯轻易将我放过。他急于替弟弟报仇，却找不到复仇目标，便迁怒于所有外来之人，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。街市上一队队士兵荷枪实弹，加强了巡逻。给我更换了所有卫兵，晚上还在我住房周围加派了岗哨。我再次陷入深深的危险之中，要脱身比登天还难。

第25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1)

六、才脱虎口又入狼群

临危不惧、遇事不慌、保持冷静是我多次历险，最终转危为安的成功经验。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才能态度从容、气定神闲。让对方猜不准、摸不透，成功的机会越大，离死越远；如果惊慌失措，表明自己心中有鬼，反而会出现种种疑点，因而露出马脚，那样离死就不远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却不能听之任之、听天由命。从军事学的角度讲，那种消极防御的方式，往往会失败。我冥思苦想筹划对策，想着逃脱牢笼的万全之计。

不久后的一天黄昏，我从杨茂良的亲信杜师长那里借了一辆小车，并配带司机，借口自己的车坏了，急需去南伞诊病。我们先回我的住处拿东西，进去一转，随即上了车。在离国门不远的地方，追兵赶上来，将杜师长的车围堵起来，及至打开车门，小黑穿着我平时穿的衣服，从车中走出来说："顾问胃肠疼得厉害，行动不便，让我去买药速去速回。病情紧急，耽误不得！"追兵向车上加派了两个人，坐在小黑身旁，左右挟持，风驰电掣地向南伞驶去。

进入中国领土便由不得他们，在一家药房门前停下车，小黑穿过店堂径直向后院走去。按照我事先交代的方法，翻过矮墙，进入隔壁的公安派出所。跟随的人要到后院寻找，被店员拦住。这是中国，没有搜查证，是绝对不允许的！追赶的人茫然不知所措，非常扫兴地回到果敢，随即奉命到我的住处进行抓捕。这时，我早已搭乘朋友的车，从相反的方向，经清水河进入佤邦所属的南邓。抓我的人扑了个空，却发现桌上留下我写的一封短笺。上写："给你们上最后一堂军事课，我脱身的办法是三十六计之一金蝉脱壳之计。如果连你们这伙笨蛋都对付不了，我还当什么教官！"

如前所述，缅北现在所属15支割据武装并非铁板一块，彼此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，时而刀兵相见。得罪了这个司令照样可以到另一个

司令那里去混事，用不着担心他会将你移交出去。但是，要想站稳脚跟并得到权威人物的认可，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：首先，介绍人要过硬，须是在金三角地区有身份、有地位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这一点我做到了，写信介绍我来南邓的，正是这样一位权倾一方、声名显赫的人物。第二，要符合接受一方的切身利益。

当前，割据势力最缺少的是弹药。因为中方信守与缅甸中央政府之间的承诺，不支持割据政权，绝不卖给他们一枪一弹；而缅甸政府严守信义，绝不和台湾发生官方关系。15支割据武装普遍缺少弹药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。我来佤邦的南邓，不再是任顾问、当教官，而是合办军工厂生产子弹。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，因而将我待若上宾，如敬爹妈。善于钓鱼的人都知道，针对不同的鱼种，投其所好之饵，鱼才会吞钩。从军事学的角度讲，这叫作“欲夺故予”。我想获取他们的情报，必先让他们感到有利可图。这和送给杨茂良的防弹衣是同一道理。至于军工厂办的如何、能否生产出子弹？暂不去管它。我的应变之策是必须有所发展，让对方看到希望，同时设置种种障碍能拖就拖。因为，我这个“醉翁”之意同样不在“酒”。即便制造出来，也无伤大局，因为这里是无法无天的金三角，谁都管不着。再者规模很小，正是杯水车薪，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缺少弹药的严重局面。况且一旦成功，我还可以从中获利，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。

第26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2)

我的合作者叫李正奇，缅共时期果敢县的县大队长，是前总司令彭家声手下的一员智勇双全的得力干将。不知为什么，他不住割据地区，反而住在政府控制的城市九谷，与中国畹町就隔着一座畹町桥，但他却遥控着千里之外位于佤邦南邓的一家大公司。李正奇以董事长的名义，通过总经理辛欣操纵公司的运作。办军工厂是件大事，至少投资百万。需董事长李正奇亲自过问，最后拍板。于是我带着由我聘请来的两位广东籍工程师，在南邓专候李正奇的到来。经理辛欣照顾周到，生活安适。缅甸野生动物不受保护，餐餐有野味供应，毒蛇、竹鼠、山麂、穿山甲、熊掌之类应有尽有，享尽口福，吃得两位老广乐呵呵的。

南邓是佤邦特区中的特区。佤邦政府效法中国，实行开放政策，发展迅速，楼房林立，市面繁荣，工矿企业很多，水电设施俱全，交通便利。特别是风景秀美，背靠绵绵群山，面对萨尔温江，正所谓依山傍水。城郊是新开辟的座座果园，荔枝、柠檬、龙眼、芒果等热带水果产量很大。橡胶、茶叶、咖啡等经济作物普遍种植，到处郁郁葱葱，鸟语花香。从表面看来，这里是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，住得长了便会发现，位于金三角腹地的南邓，与金三角其他城镇一样，是罪恶的渊薮，藏污纳垢的魔窟。有名气的大毒枭和毒品公司，有数十家之多。与我合作办军工厂的公司，就是一家较大的毒品公司，年产一亿元人民币的毒品。在这里一件毒品（750克）售价人民币3万元，由此可以精确推算出这家公司的年产量。南邓的山水间，星星点点散布着毒枭们的豪华别墅，夜晚华灯齐放，靡靡之音不绝于耳。街市上到处是赌场、歌舞厅、按摩院、妓院、茶楼等娱乐场所。打扮入时的青年女子倚门卖笑，公开拉客。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，现代生活的享受比任何大都会都不差，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南邓经济畸形发展，其支柱产业仍然是毒品、赌博和妓院。

数日后，李正奇董事长才姗姗来迟。他的派头十足，耍尽威风，正所谓前呼后拥。前面一辆卡车开道，车头架设机枪，数十名保镖神气活现地站立车上，肩扛手持各种世上名枪。中间是李正奇乘坐的加长凌志，后面一辆卡车站满护卫队，皆是紧身黑衣黑裤。一个个怒目横眉、杀气腾腾、凶神恶煞一般，车厢最后面是两只大狼狗，吐着通红的舌头。自从进入金三角以来，我见过多位司令，行为都比较谦和低调，没有谁像李正奇这样摆谱。在金三角李正奇只不过是中层人物，真没想到竟是如此地张扬！他摆出这种架势是想吓唬谁？如果是摆给我看，那他就是想错了！胆小的也不敢到金三角与毒枭们打交道。

迎候在旁边的辛欣总经理，快步上前为李正奇打开车门。首先走下来的是两名娇滴滴的少女。她们素色衣裙，端庄典雅，风姿绰约，含情脉脉，竟没有风尘女子那种俗气、轻薄的媚态。随后下来的李正奇身穿高级名牌西装，戴礼帽，佩墨镜，皮鞋铮亮，雪白的丝织手套，紧握一支非洲君主持有的那种镶金镀银的“权杖”。他50上下年纪，身材不高，面容清癯，一副病态，是一个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黑社会龙头老大的形象。辛欣经理作介绍，李正奇客气地与我们握手。中方三人皆能做到不亢不卑，行为得体，举止稳重，谁也没有被他的嚣张气焰所吓倒。

随后李正奇在左右两名少女护持下进入室内。他几乎站立不稳，马上倒卧在为他准备好的锦被绣榻之上。手下人在床桌上摆下银盘，点亮烟灯，将一只雕花的银制烟枪放到李正奇手中。两名少女陪侍床榻，一人将鸦片膏团成小丸，一人用银签挑了在烟灯上烧烤，直烤得鼓胀冒泡，然后放置在烟枪上的烟锅内，李正奇顾不上说话，便吞云吐雾地吸起来。李正奇所吸烟膏内加了特制香料，室内立即香气弥漫。此地富豪皆有吸鸦片的习惯，名之曰：“福寿芙蓉膏”，但是绝不品尝海洛因。

我实在看不惯李正奇那种丑态，便轻声对辛欣总经理说：“董事长远道奔波，需要休息，我们暂时回房，以后再谈。”

第27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3)

辛经理客气地将我们送出门外。随后，李正奇让人送来一箱泰国产高级浓缩燕窝汁，一瓶珍藏法国人头马名酒，还有一箱台湾产海鲜罐头。我们两手空空，无物回赠，甚觉失礼。我们估计李正奇这种人养尊处优，经过一千多里的长途跋涉，今天不会理事，再者，他也需要和辛经理商量一个成熟的意见。于是，我与两位广东工程师还有小黑开怀痛饮，共享李正奇的赠品。

直等到第二天下午，李正奇才与我们座谈，协商开办军工厂诸事。他借口腰疼，仍然半卧床榻，背倚锦垫，两名少女左右扶持。那种倨傲的态度，是我在金三角生活的11年中，所见众多头面人物中仅有的一个。给我的印象是穷人乍富，挺腰凸肚，花子拾金，一副狂态，我从心里看不起这种蕞尔丑类。三张高靠背软椅摆到床前，我毫不客气地坐在中间一张，两位工程师分列左右。辛欣经理和两名公司高级职员，在董事长驾前却只有站着的份，我为他们感到可怜！

首先由两位工程师，分别向董事长介绍办厂的设想，包括厂房规模、所需设备及原材料来源，都是我事先拟定好的。称之为工厂有点夸大，实际上是一个生产AK-47和M-16所用两种子弹的作坊。具体说只有两台立式冲床，可电动也可手摇，此外还有一个为子弹镀铜的镀槽。关键设备是两种子弹的四套模具，我已事先准备好并带进来。原材料主要是冲压弹壳和弹头的矽钢片，在市场上轻易便可买到。至于充填弹头的铅锡合金，我稍微动了一下脑子，便得到解决。国内许多印刷厂，普遍改用激光照排，过去所用的大量铅字便闲置无用，低价买来，恰好一个铅字充实一个弹头，省却许多工序。子弹所需硝化火药和底火，比较棘手，但仍可设法从国际黑市上买到，只是价格贵一些。当然，此举我已向公安部我的联系人请示报告，并得到认可。以上这些都是下一步的实施方案和生产工艺。

李正奇并不关心这些，因为这些方面皆可由辛欣总经理与我们协商，董事长只解决投资一项内容。他问我：“办这样一个小型工厂共需要多少资金？”

我回答：“人民币100万元足够。”

他说：“缅方投资70万，中方投资30万。”

我说：“与辛经理有约在先，缅方承担全部投资，中方负责生产技术，产品全归缅方所有，我们只收取少量劳务费。此处子弹的市场价是1.5元一发，每生产一发子弹我们提取3角钱。产量暂定每天15000发，我们每天收费4500元。工人的工资由双方平均分担。我们只收费24个月，从第25个月起，一切产品和利润统归缅方所有。中方人员如需留用，只需每月发给3000元工资。”

李正奇立即予以否定，他说：“缅方投资70%，中方投资30%，产品也按这个比例分成。厂房由缅方无偿提供，安全保卫也由缅方无偿承担。中方所分产品，由缅方按高于出厂价的20%全部收购。所需流动资金也由双方按比例分担。此协议长期有效，直到工厂解体。”

考虑到生产已有眉目，投资不会落空，我说：“这样的条件对我方便有利，足见董事长态度真诚，我表示接受。但是，中方是我个人行为，缅方应先投资70%进行运作，给我一定时间回去筹款，30万元对我个人来说并非易事！再者，我国与缅甸是友好国家，绝不支持缅北独立政权，属于敏感的设备和原料，别指望从中国合法购买，需双方努力解决。”

李正奇表示理解，谈判顺利结束。下一步就是由我们与辛经理签订协议，并具体实施了。最后，李正奇提出：为庆贺合作成功，他要设宴招待中方人员，我们欣然接受。

宴会气氛和谐，霓虹灯闪闪烁烁，豪华音响播放着轻柔的缅甸音乐。十几道菜皆为珍品，清淡可口。两位美女轮番敬酒，美酒佳肴恰到好处。几杯酒下肚，李正奇便有些失态，他醉眼乜斜，手指着我说：“老傅，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出资30万吗？”

我表示不明就里。他既轻狂又睥睨地说：“就因为你们中国人不讲信用，一个个都是骗子！我们吃你们的亏太多了。让你出资30万，就算再次吃亏上当，有这30万作抵押，多少也可以弥补一些损失。”

第28节：才脱虎口又入狼群(4)

他的话音刚落，我就火冒三丈，掷杯于地，大声咆哮，指着他的鼻子说："你口口声声说中国人是骗子，我们骗过你什么！据我所知，缅甸的果敢族就是汉族，而你的祖籍就是中国的龙陵，你这样侮辱中国人，难道你是日本鬼子生的！"

他一听也火了，伸手就向腰间掏枪。我眼明手快抢先一步掏出枪来，指着他说："动一动，我就打烂你的狗头！"

我立即鸣枪警告，举手打碎屋顶吊灯，玻璃碎片溅得到处都是，杯盘一片狼藉。几名保镖闻声冲了进来，作为军人他们自然懂得：自动手枪第一发子弹出膛，第二发自动上膛，只要我的手指一动，李正奇的脑壳就成破罐子，这时的李正奇已是威风扫地，他惊慌万状，命令保镖退出，点头作揖，连声道歉，一场风波得以平息。两名工程师吓得面如土色，瑟瑟发抖，钻到桌子底下的两名美女，非常狼狈地爬了出来。李正奇羞愧难当，半夜不辞而别。合办兵工厂的计划，也未因此受阻。

李正奇走后，辛经理走进我居住的房间，商谈办厂的具体步骤。中间休息时，他说："文质彬彬的傅先生，没想到竟是这样一副火暴脾气！昨晚的事非常危险，我至今后怕。在缅北都知道李正奇是个人物，缅共时期人称'李向阳'，今天是杀人不眨眼的龙头老大，倒在他枪口下的人不计其数。你竟敢向他动武，还骂了他，若换在别人早没命了，结果还是他向你道了歉！"

稍停，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"实话告诉你，我曾向董事长建议，对你进行报复。只要董事长点一下头，他数十人的卫队，就可以隔窗把你打成蜂窝！"

我笑了笑说："为什么没对我采取行动？我还真做好了这方面准备。房间里有几处射击死角，完全可以藏身。我将打开保险的枪紧握手中，不开灯，静观外面动向，直到李正奇一伙人闹嚷嚷地离去。如

果真要对我进行报复，我必死无疑！但是，我会邀请李正奇或者是你，同游阎王殿。”

辛欣听得呆了，直愣愣地望着我，不知说什么好。我非要他回答：“为什么没采取报复行动？”

辛欣说：“大家商量了好长时间，最后还是董事长说：‘能办这种工厂，并提供生产技术的人，绝不是一般的人！你们没有看出来，这人来头不小。在金三角，谁不知道我的恶名，敢于指着鼻子骂我，并对我动武的人，绝不是等闲之辈！再者，枪弹是我们的急需，如果工厂办不下去，几位司令那里就不好交代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还是忍了吧！’”

过后，我认真思忖，不久前发生的事，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：“鬼怕恶人，恶人怕愣种，愣种怕不要命的！”兵书上也说：“两军相遇，勇者胜。”其实，我当时也来不及考虑许多，我最容不得别人辱骂我的国家，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，我甘愿肝脑涂地，横毙地上！

金三角波谲云诡，鬼神莫测，险象环生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刚刚逃脱一次险境，更大的危险又在等着我了。

第29节：南邓惊魂

七、南邓惊魂

室外烈日炎炎，室内凉风习习，里外两重天。午饭时与辛经理连连碰杯，饭后便昏昏沉沉地睡去。正云山雾罩地在梦乡漫游，却被小黑喊出了梦境。我睡眼蒙地问："什么事？"小黑神秘兮兮地说："刚才从院里拉走一车氧气瓶。说是去昆明罐气。不知为什么，凡竖立过氧气瓶的地方，都留下了一个个白圈。"我故意装作不耐烦的样子，责备地说："管他黑圈白圈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！少管闲事。我们要一心一意办好工厂，挣了钱少不了你那一份！"小黑向我报告氧气瓶一事，是为了向我讨好，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，有些茫茫然。

小黑走后，我难以入睡。反复琢磨，小黑怎么看出我对这方面感兴趣！什么地方不谨慎，被他看出了我的心思？现在的年轻人都非常敏感，今后我要多加小心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！但我对他提供的情况，仍然很感兴趣。隔窗望了望，院子里没有人。便走出去假装系鞋带，从白圈处捏了一点，回到屋里放在舌尖上一尝，果然是海洛因。我感到事态非常严重，氧气瓶那么大，一卡车得装多少公斤？将要毒害多少人？从南邓起运，日夜兼程到昆明至少两天。我必须在这之前把信息传出去，还要弄清楚他们是怎样把海洛因灌进氧气瓶的，又如何取出来？我正百思不得其解，隐约听到有马达声响。这院落很大，辛经理有发展眼光，圈占土地很多，足有100多亩。声音是从院子的最边缘，一座茅屋中传出的。我怀着好奇心循声走去。

热带午后的阳光，仍然非常刺眼。仅仅走了一段路，就被照射得热汗涔涔。走进茅屋，却一时难以适应室内的昏暗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正揉搓眼睛，忽然吃惊地感到有许多硬梆梆的东西，顶在我的腰身周围。等我看清楚时，原来是几个年轻人将匕首和手枪，逼近我的身子。他们目露凶光，恶狠狠地紧盯着我。长久以来，我练就了一种本

领，就是能很快地从惊慌中镇静下来。我既沉稳又威严地责问他们：“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！”

其中一人回答：“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你看到了不应该看的东西！”

我冷笑着说：“你们没限定我的活动范围，也没规定什么不能看！我知道的秘密比你们都多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！我有急事要找辛经理，不能来吗？”

说话之间，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室内的一切，靠墙横放着一个绿色的给汽车轮胎打气的那种气泵，通过一根橡皮管连接到一个放倒的氧气瓶上面。二者之间，有一个透明的、中间开口的大型塑料瓶，可以不断地从开口处加进海洛因，声响就是从气泵上的电动机发出来的。这时，我还看到辛经理铁青着脸、一言不发地就站在人群背后。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惶惑地低下了头，随即喝令众人退下，然后向我走过来。

他说：“傅先生，你应当谅解。早在你来南邓之时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我们是一家毒品公司。生产毒品在金三角算不得秘密，在这里所有的公司都生产或销售毒品。我们的秘密在伪装和运输。我们有一个专门班子研究各种办法，不断花样翻新，与沿途军警斗智、斗勇。不让你知道这些，是为了你好。比方说，刚才你看到了我们用氧气瓶装运毒品，如果路上被查获，自然会怀疑到是你送出去的信。那样会严重危及你的生命，我们合办的军工厂，也就没法进行下去。”

这时，我也转怒为笑，歉疚地说：“你讲得很对，今后在这些方面，我是应当多注意。再遇到这类事情，还希望你多提醒。我这就去告诉同来的三个人，让他们也多加注意。”

他拦住我说：“你还没告诉我，找我有什么事！”

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一耽搁，反把正事忘了！昆明的朋友来了电话，有两家印刷厂答应卖我们铅字，价格也合适，通知我们赶快去运。为便于进出境，要以南邓印刷厂的名义。”

随后，我又催促说：“请你对所去人员、车辆、钱款及早做出安排。”

辛经理说：“昆明的印刷厂你最熟，又是你联系的，还是你去为好，我让徐会计陪同你前去。”

我说：“可以。我要带上小黑，生活起居也好有个照应。”他没再说什么。这样的安排正合我意，我恰好利用这次出差机会，将有关“氧气瓶”的情报送出去。

载重卡车行动迟缓，我们的三菱吉普快速机动，在云县就赶上了装载氧气瓶的车。徐会计与卡车上的人挤眉弄眼，我全装作没看见。至于小黑，只要一上路，就贼眼溜溜转，只顾看女人。一路上我一再催司机加速，我必须比货车提前几个小时到达，以便通知军警进行拦截。

赶到昆明后，让小黑陪徐会计去印刷厂，我借口去医院，赶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。据说用氧气瓶贩毒，是我第一个发现，意义重大。因为沿途军警唯恐氧气瓶起火爆炸，是不能进行检查的。既然有了确实的情报，知道里面装的不是氧气，便可对氧气瓶进行切割。

回到南邓的几天中，我一直心惊胆战，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我的高度警觉。为了只身逃脱方便，我借口继续寻找货源，将小黑留在了昆明。我让我的朋友，前缅共人民军作战部长李廷贵，准备了一辆双轮摩托，必要时先到李廷贵的橄榄寨躲避一下，然后再从小路回国。如果逃不出去，只好拼个鱼死网破！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手枪上膛，伸手可及。通宵达旦，目不交睫。

几天后，送货的车回来了。从他们欢快的表情判断，出行顺利。当时，我正和辛经理同桌就餐，当着我的面，辛经理听取了送货人的汇报。

过了昆明后，沿着与昆明铁路并行的公路前进。一路上虽然遇到军警无数，但因为准备充分、考虑周全，都能顺利通过。这时不能再以电焊切割为由，去灌氧气；因为昆明就有氧气厂，为什么不在昆

明灌装？于是拿出了灯泡厂的证明，借口去贵阳灌氦、氙等惰性气体充填灯泡。过了马场坪，又说去南宁，终于到达广西百色。在那里与香港来客办理了交接手续，货款也已经汇到在沧源的分公司账号。辛经理称赞他们计划周到，会办事，并给他们发奖金，几个人得意忘形地跑去会计那里领钱。这时辛经理转过身来对我说："如果路上出了事，傅先生你就惨了！"

我板起面孔，斥责他说："常言说'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'，你们这样心怀鬼胎，怎么合作下去？"

辛经理举杯向我敬酒说："一句玩笑话，何必认真！讲在当面的话，都不会有恶意。"我们碰杯后，一饮而尽，然后回房休息。我电话通知小黑返回南邓。

事情过后，我心里像灌了铅，非常沉重。辛经理他们的成功，就是我的失败！我对接受情报的人心存怨怼：你们只顾及我个人的安危，竟将大宗毒品放行，那样会毒害多少人！而我已是年过花甲，放在天平上，哪头重！

一月后，利用去昆明采购的机会，见到了我的接头人，我就"氧气瓶"一事，对他提出质问。某领导笑着说："如果既截获了毒品，又保证了你的安全，不是更好吗？"

我说："哪有那种便宜事！"

他意味深长地说："事情正是那样。我们一路大开绿灯，让毒车通过，但没有放松跟踪监视！等他们在百色办完交接手续，缅方人员开车返回后，我们却在南宁近郊将'氧气瓶'截获。让一车毒品烂在了香港黑社会手中。"

我不由地赞叹说："这招真高！南邓方面以后听说这件事，也不会怀疑到我，因为可能是接货人的疏忽所造成。这正是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！"

氧气瓶事件过去不久，我又发现了一宗规模更大、更离奇的贩毒案件。是我点燃了导火索，引发了一场大会战！

第30节：大会战的导火索(1)

八、大会战的导火索

胆大与胆小，只能是相对而言。再胆大的人，内心也会感到恐惧。所不同的是他能克制自己，保持镇定，更确切地说是“故作镇定”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若说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一点都不知道害怕，那不是正常人，他没神经，没感情，处于麻木状态。我是个平常而又平常的人，当把“氧气瓶”的情报发出去之后，坦率地说：我非常害怕！因为我很清楚，“氧气瓶”一旦被我方军警查获，一切后果将像泰山压顶一样落在我的头上。虽然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逃生路线，到时能否脱身，还在两可之间。

一连几天等候消息，绷紧的神经几乎要断了。睡不好觉，吃不下饭，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内心却是忐忑不安。事情过后，虽然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但是我却病倒在床。糖尿病严重复发，“三多一少”症状全出现了。尤其是口渴难耐，无论喝下多少水，总不解渴。头昏脑胀，四肢瘫软无力。迫不得已，只好回到邻近的云南省镇康县疗养。我带着小黑，租赁了一位战友的“马氏清真园”。这处私家庭院，架在顺山坡淌下来的一条山溪上。窗外瀑布高悬，水声贯耳；院内巨榕撑天，奇花异草，环境优美，是疗养的理想场所。有拙诗一首为证：

借住马氏清真园
风尘仆仆来边城，
阴雨三月不放晴。
千尺飞瀑悬窗外，
百年老树生中庭。
阔叶芭蕉绕墙绿，
复瓣石榴满院红。
无须丹青来描绘，
居室就在画图中。

辛经理亲自开车送我，由于相距不远，他还经常来清真园与我商讨办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这里的条件虽好，但我很快发现美中不足之处，那就是人多杂乱。在我所住的楼房下面，是一间河南驻马店人开的馒头房。云南人主要食米，只把馒头作为点心，而这里的生意却出奇的好。人声嘈杂，送往迎来。我让小黑下去买馒头，他回来说："无论做馒头的，还是吃馒头的，清一色全是河南驻马店人，而且都是农民。"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云南，而且还要出国去缅甸，这些农民是怎么着了！他们的离奇行动，唤起了我的浓厚兴趣。

第31节：大会战的导火索(2)

我不顾疾病缠身，走下楼去看个究竟。只见他们行色匆匆、出出进进，眼神普遍显现几分惊恐。尤其让人感到诧异的是有的人手捧十多个馒头，两三口便吞下去一个，就像灾荒年那样，而有的人正襟危坐、不吃不喝。我主动与他们攀谈，都是支支吾吾，有意躲闪回避。一时间问不出什么名堂，我仍回到楼上休息，沏了一杯当地产的绿茶，才啜饮两口，楼下就发生骚动，院子里挤满了慌乱的人群，一片惊呼声。有人跑过去关上了大门，任凭外面的人大声呼叫，擂鼓似地敲门，也没人去开。院子内的人伸长了脖子，拥挤着向屋里看。不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慌慌张张闯进我住的屋子，小黑正要上前阻拦，我示意请他坐下，随手给他斟了一杯热茶。

待他惊魂稍定，我问："下面发生了什么事？"

他说："死了一个人，我胆子小，所以上来坐一会。"

我劝慰他说："没关系，你尽管上来玩。听口音咱们都是老乡，不必见外。"

他接着问我："家在河南什么地方？"

我信口编造说："河南安阳。"

他又问："安阳市里，还是农村？"

我答："市里，文峰塔路。"这时他生硬木然的表情，弛缓了下来。此时的我，已不是教师，工作的需要使我学会了信口开河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语，并且做到了假戏真唱，不再脸红。

来人自我介绍说：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人，名叫窦学义，农村小学教师。据他讲："一个邻村妇女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一眨眼的工夫，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就死了。甭提多吓人了！面色铁青，眼睛向上翻着。"除了医护人员和火葬场职工，谁不害怕死人呢！俗话说："人死如虎，虎死如泥"，难怪小窦吓成那种样子。

随后，他问我："来云南做什么？"

我回答："身患糖尿病，来云南疗养。因为这里的气候和饮食结构，有利于这种病的治疗。这里患糖尿病的人，比其他省区显然要少。"

他也不再避讳，坦白地告诉我，是来营救自己的父亲。他父亲受人雇佣，身体藏毒被军警查获，现就关在镇康看守所。他接着问我："先生，你在镇康司法机关有无熟人？看在老乡分上，能不能帮上忙？"

我说："和你一样是外省人，在这里哪有什么熟人！再者，中国已逐步走上法治社会，干扰司法是犯罪的，恐怕也没有人敢插手这样的事！"他听后感到失望但又无可奈何。一连几天，他不断上楼来坐坐，有时还约了别人同来。从他们的述说中，我把情况综合起来，渐渐有了眉目。

来这里的河南农民，均是受人雇佣去缅甸果敢贩毒，而且全是身体藏毒。他们将塑料包装成丸的海洛因吞到胃里，不敢吃饭和喝水，一直到他们认为的安全地带，服蓖麻油催泻，冲洗干净后带回去。河南的制毒人再进行深加工，掺进等量的葡萄糖粉，研磨调匀后，换成小包装，远销西北和东北地区，有的甚至销到俄罗斯。据品尝过的人讲，味道比原产地都好，深受瘾君子的欢迎。经营此业者，也因此发了大财，买卖也越做越大。

因塑料丸包装破裂而殒命的人，至今已有五六个。贩毒农民和内地制毒人，集中在三个县。那就是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平舆县、新蔡县和邻近的安徽省阜阳市的临泉县。这三县又分别集中在三个乡，那就是平舆县的东和店乡、新蔡县的龙王庙乡和临泉县的岔路乡。有名气的制毒者有数十人，家家备有从广西凭祥和广州三元里附近买来的手枪，已达到疯狂、嚣张、穷凶极恶的地步。

上报情况必须对证查实，容不得半点虚假，我必须去河南实地调查。但如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做引线，只能是徒劳往返。对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隐秘情况，漫无头绪地乱打听，不仅问不出底细，而

且还有危险。据窦学义讲，去“三县”贩毒的客商，必须经人介绍，对上暗语，才能谈生意。否则，即便化妆成毒贩，也没人敢接近你。一旦看出破绽，还会被当地的制毒人员扭送公安机关，到时百口莫辩。我看出窦学义肯做我的向导，有特殊的利用价值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便主动去公安部门，查询有关他父亲的案情。据负责此案的人讲：河南来的毒贩，多是老实农民，属于上当受骗，才充当了运载工具。他们往返一趟，雇主只付给3000元人民币，除去往返路费已所剩无几。窦某是初犯，交少量罚金，写一份悔过书，表示永不再犯，便可取保释放。听了这些之后，我喜出望外，真是天赐良机。

第32节：大会战的导火索(3)

回到驻地，我立即让小黑把窦学义喊上楼来。我抑制住内心的兴奋，平静地对他说："我是研究社会学的，要写一本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书，制毒、贩毒、吸毒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我也缺少这方面的资料。俗语说'隔行如隔山'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写出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。我想和你一块回河南，亲眼看一看制毒、贩毒的情况。有一点，你不必担心，我书中写的是旧中国时期毒品泛滥的情况，对你们不会有任何影响。"他听了我这一番话，表示为难和不能理解。但是，当我告诉他，可以救出他父亲时，窦学义的态度就完全变了。他猛然伏倒在地，向我连磕三个响头，"恩人，恩人……"喊个不停。

小黑上前将他扶起，待他冷静下来之后，我告诉他："交少量罚金，写一份悔过书，保证永不再犯，便可取保领回。"

他说："罚金早有准备，只是不好找保。"我拍胸自任，他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我们共同商量好，等他父亲出来后，一块动身回河南。我这本是顺水人情，却让他感激涕零。由此，我还想起这样一个小插曲，有关方面暗中掌控：凡属老实农民上当受骗，又是初犯者，少量罚款、予以惩戒，即可找保释放。聪敏的安徽某律师却由此发现了生财之道。他首先向犯人家属吹嘘说："认识中央某大员，只要他出面，立即可以将人领回。但花钱消灾是少不了的，每领一人收费两万元，作为向某高官送礼之用。"当然，家属所付钱款，大部分装进了他的腰包，还让人感恩戴德，在安徽西部成为有名的风光人物。

据了解，经他的手领回来的有数十人之多，他非法所得达百万之多。于是，他用这笔钱，在佤邦地盘置办了四处房地产，背着家中人娶了三房小老婆，生了多个孩子。三房老婆各居一处房产，用第四处房产开设旅馆，经营所得再用来养活众多的老婆和孩子。忽然，该律师科长之母病逝，其父独居烦闷，远道来缅甸找他。一见儿子又娶了

三房老婆，便破口大骂，直骂得唇干舌燥。他终于悟出父亲大骂不休的原委，于是陪着笑脸对父亲说："爹，别骂了，明天我给你也找一个。"他爹果然立即住口，转怒为喜。于是，第二天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妈。

南邓方面，也及早做出了安排，我电话告诉辛经理："办厂最紧缺的一种物资，国内厂家已答应少量供货，我必须亲自去采购。"辛经理为此来镇康，仍让徐会计陪同前往，名义上是让徐会计支付货款和差旅费，而真正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。我仍让小黑随行。到驻马店后，我写了一封介绍信，让小黑和徐会计持信去中国东北，我借口送一位朋友回平舆，便各奔前程。

我住在平舆县城内的一家旅馆，耐心等候窦学义去引见。晚饭后，旅馆小老板给我送茶叶，我谢过后，他仍然不走，借故与我搭讪。试探着问我，是探亲访友，还是购物？并暗示如需采购"平舆特产"，他可以帮忙。我这才领悟，平舆县的服务行业中，有制毒者安排的眼线和包揽生意的人。我借口有朋友在这里，而婉言谢绝。随后，我问他"平舆"县名的由来，老板说："古代这里流行一种平顶的马拉轿车，与别处的弧形顶盖不同，所以便以'平舆'命名。"知识浩如烟海，随处可以学到自己不懂的东西，引车卖浆者流皆为我师。

次日，窦学义以介绍生意为由，领我看了他两家亲戚经营的毒品加工作坊。发了财的制毒人，家家都是高墙大院，严扃门户。门外街巷中，还派有专职望风的人，一旦发现情况，迅速用暗号传遍全村，家家户户立即进行防范。比抗日战争时期的村镇，防守还要严谨、神秘。现代化的信息工具，给好人提供了生活的便捷，也给坏人助长了作恶的翅膀。他们竟然像部队作战那样设有多条防线：县城的车站、旅馆、饭店为第一道；半路上在农田中耕作的为第二道；村口、巷口为第三道；屋顶、楼顶隐蔽的高倍望远镜为第四道。大家均配有对讲机或手机，沟通极为方便。

窦学义用暗号扣响了他表叔家的大门，门开处首先跑出来的是两条大狼狗，围着我狂吠不停，吓得我动都不敢动。直到主人将狗拉住，礼貌地将我请进客厅。室内陈设非常现代化，城市居民有的东西，这里都有，五光十色，琳琅满目。松软的地毯，高档的家具，立式空调，超大彩电，韩国进口特大水景鱼缸。多宝格中摆满各式古玩，墙上挂着名家字画，正中供奉着他们最崇敬的财神。窦学义向他表叔介绍说："我是安阳大客户，是朋友特意介绍来的，先看样品，再看加工过程，货比三家，最后敲定价格，长期供货，需求量很大。条件优厚，预付货款。"

他表叔听得眉飞色舞，欣然从命。主人拿出加工后的小包海洛因，我装作行家，用手指蘸了一点，放在舌尖，随即吐出，点头表示还可以。随后仍由窦学义提出，去看生产流程，理由是不同的加工方法，产品差别很大。移开后院柴垛，进入洞口，往下是地下通道，顺通道左拐右拐就是位于正房下面的地下室。里面灯光明亮，通风良好。有少数几个人正在操作，首先对原装海洛因进行研磨，掺入葡萄糖粉，然后搅拌均匀，再后分装成小包，打上印记即成。室内存货很多，想到一人一次至多藏毒一件，仅750克，需要多少人次，才能积蓄这么多，令人惊讶不已。后来，窦学义又委托知心朋友，领我去新蔡和临泉参观，各家大同小异，储量都不少，防守都很严密。

回程途经长沙，我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，守候徐会计和小黑购货回转。此期间，我向我的公安部联系人，就河南驻马店等地的制毒、贩毒情况作了详细报告，同时提请云南方面严查来自三个县的农民。从此以后，经镇康去果敢的人数显著减少。不久，我曾先后去孟连和瑞丽，才猛然醒悟，原来是三县农民改变了行经路线，他们有数条路线可供选择，接通知后随时变换。我又将有关情况，写了补充报告。

此后，我和小黑继续为办厂奔忙，多次去昆明。1996年的某一天，在昆明与公安部我的联系人某处长取得联系。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："在我和各方面提供情报的基础上，公安部在三县的重点乡

镇，组织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会战。战果辉煌、大获全胜，一举铲除了祖国身上的这颗毒瘤。”按规定，我只反映情况，不问处理结果。这次某处长特别告知了我，让我分享胜利的喜悦。听后，我激动不已，特别买了一瓶“拿破仑”名酒，为胜利浮一大白！仅为此一项，付出生命都值得！

第33节：凤尾河边(1)

九、凤尾河边

身体恢复得不错，便想到郊外走走。

公路依山面河，风景秀美。凤尾河边的山坡上杂树丛生，山鸟竞展歌喉。有的鸟雀鸣声婉转，极富音乐性；有的鸟却只会发出“嘎嘎嘎”的噪音，连乌鸦都不如。人和人有高低，鸟与鸟分优劣。俗话说得好，“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”。凤尾河边的岩石年深日久，被流水冲击得千孔百窍、玲珑剔透。如今不是涨水季节，水势不够盛大，没有山洪暴发时那种一泻千里的气势。水声淙淙犹如琴鸣，从圆滚滚的大石头缝隙中缓缓流淌。我正在欣赏大自然的美景，忽然看到前面公路边，停放着一辆敞篷大货车。车牌上的“黔”字开头，和后面的拼音字母以及序号，表明这辆车是从贵州省某个城市来的。车对面的路边上，有一大堆矿石，两名工人正在筛选。一名工人把筛出的粉尘集中起来，小心地装入一个牛皮纸袋中。我从旁边走过，主动与他们攀谈，不料两人的态度极不友好，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。其中一人还给我以白眼，只是看到我的穿着和气派，不知是哪路神仙，而不敢发作。我自讨了个没趣，便绕过他们，继续向前走去。

镇康县矿产资源丰富，铅锌矿蕴藏量大，品位很高，从每吨矿石中还能提炼一公斤共生白银。矿层很浅，裸露地表。老百姓不顾“土地矿产资源局”的禁令，私自开采了堆放路边，卖给贵州省六盘水市来收购的人，在这里已经习以为常，谁也不会感到奇怪。但这两个人的做法和态度却让人生疑。矿石不分巨细皆可进行冶炼，用铁筛选出细粉，完全多此一举。那两名工人对过路人的反感，使我产生了警觉。我所担负的使命，使我处处留心，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。在公路拐弯处，我隐身灌木丛后边，认真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不一会，筛选完毕。一人将装满矿石粉的牛皮纸袋背在肩上，另一人从后面托起，进入灌木丛。由于相隔着路边的大片花木，便看不清他们后来做些什

么，我耐心地等待他们再一次出现。约半小时光景，两名工人一前一后地走出灌木丛。进去时是一袋矿石粉，出来时两人各背一袋，清楚地表明一袋变成了两袋。很显然是他们在树丛后面掺和了同等数量的东西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爬上了货车车厢，转身在上面接着，下面的人把两袋矿石粉递了上去，然后也爬上车。两人将矿石粉抖撒在车厢内，再把路边堆放的大块矿石压在上面。车装好以后，把路边清扫干净。这时天色已暗了下来，两人用汗巾抽了抽身上的尘土，小声嘀咕着向城里走去。

第34节：凤尾河边(2)

镇康县是毒品危害的重灾区，根据所看到的情况，我完全可以作出判断：这是矿石藏毒。海洛因是溶于水的，运到目的地，用水反复冲洗矿石，将水过滤、蒸发，剩下的就是海洛因。我本可以记下车牌号，据此向上报告，但是世上的事往往有“万一”，认准的事也会突然发生变化，特别是这类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，更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一切冤案错案的发生，多是因为凭想当然办事。待他们走远，便钻入他们刚才进去的地方。树丛很密，只有桌面大小的一片空地，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什么痕迹也没留下。

我转身要走，忽然发现脚下有一块土地松软，伸手一扒，拉出一个白色塑料袋。没想到塑料袋竟被处理得如此干净，就像被猫舔过一样，休想弄出一点粉末。后来将塑料袋倒转，从封口折边处终于被口水湿过的手指蘸到一丝白色的东西，去追赶那两人。此时的镇康已是万家灯火，幸好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摩托，车比人快，我看到了那两个人的背影。我告诉车夫：“放慢车速，我要找一个门牌号码。”

当那两个人进入一条小巷，我便下了三轮，尾随着他们走去。小巷潮湿阴暗，街灯昏黄。过了架在凤尾河上的一座石桥，便出了城。两人小声说了两句话便分手，顺着河岸分别向南、北方向走去。这时我却犯了难，两人中跟哪一个好呢？稍一迟疑，我决定跟踪那个身材矮小、瘦弱的人，即便遇到非常情况，也容易对付。

凤尾河畔，竹篁摇曳，萤火虫在身前身后纷飞，鸟兽的叫声不绝于耳，恐怖气氛渐浓。河边低洼处有几座棚屋，竹竿撑起、油毡纸遮蔽，东歪西斜、摇摇欲坠。中国一天天城市化，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却还有人住这种地方，看了令人心酸。眼看着那人钻进棚屋，里面燃起了灯火，随即传出妇女的窃窃私语和孩子的咿呀之声，再破旧也是个家。我毫不犹豫地推开门，进入龌龊的小屋，一家人顿时现出惊慌之色。

那男子瘦弱不堪，反应却很敏捷，他“嗖”地一声从身后拔出一把杀猪刀，冲着我厉声怒喝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跟着我？”

我平静地说：“生意找上门，你却拿刀对客人！我到这里干什么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！”

那满脸怒色、凶相毕露的男子，立即软下来。他转怒为喜，把刀子轻放桌上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一场小误会。这里和金三角只一路之隔，周围环境复杂，不得不防！请问先生，你有多少货需要我们装车？”

我说：“有话坐下来慢慢讲。”他伸手推给我一个小竹凳。这时，一直在旁边睇视着我的年轻女子，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大伯！”

她惊喜地说：“听你说的北方口音，我才认出是您老。孩子他爹是个粗人，他刚才撒野，你千万可别放心上！”听到话语，我忙回过头来，一眼认出她怀中抱着的那个大眼睛男孩，便想起了两天前发生的一件事。

晚饭时，我和小黑在菜市场一个饮食摊就餐。身上钱少，不敢进大饭店。这时一个年轻妇女，后背上用包袱裹着一个男孩，向我乞讨。她说来自四川，和丈夫一起来云南谋生。丈夫患病，不能养家，她和孩子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，希望我发发慈悲、救救孩子。使我难忘的是那孩子有一双大眼睛，虽然还不会说话，眼睛却很能传神。他用一种乞求的目光在说：“快给我妈妈呀！我们都饿着呢！”

我一向自诩为钢铁硬汉，那眼神让我的心都碎了！我向饮食摊老板，要了两个袋子，把我面前的一碗尚未动筷的米饭和一大碗当地叫“牛扒虎”的炖牛肉全给了他们。那妇女一口川音，连声致谢，正转身要走，我喊住了她，转身问小黑：“我们还剩多少钱？全拿出来！”

小黑为难地说：“明天，咱们吃什么！”

我说：“明天再说吧？”小黑把身上的钱全掏了出来，除了付这顿饭钱，还剩60多元，全给了她们母子。那妇女感动得眼泪汪汪地走了。

这时，认出我来的那位妇女对她丈夫说：“这位就是我对你说过的，帮助过我们的大伯！”那瘦男子连忙起身，为刚才的举动向我道歉，并问我什么时候装车。

第35节：凤尾河边(3)

我说："装车时间就在最近两三天，不过，我要先问清楚各种情况，才能定下来。"

他客气地说："你请讲！"

我问："你们往卡车底盘上撒的，是不是这个？"说着，我按当地习惯伸出四个手指，代表"四号海洛因。"他点头认可。

我又问："像你们刚才装的那一车货，需要多少钱？"

他回答："那一车矿石是5吨，装车费是250元。掺进一件"四号"是100元，那辆车共掺进10件（7500克），收费1000元。另外，还要付给保密费1000元。总计是2250元。这是最低价，看着你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份上，不敢向你多要。"

我说："很好！价格公道，就依你。货到之后，我来这里通知你。"

我伸手拿出400元钱，放在桌上说："这是订金！"随后我又补充说："订金全给你！不会从装车费中扣除。我也不会对你的同伴说。"他高兴地一把将钱抓起。

我接着问："刚才那车货，是哪一位老板的？"

他听后，立即板起面孔说："我绝不能讲，因为收了人家的保密费。请你原谅，如果我肯暴露别人，到时也会把你供出来。即便杀了我的头也不能说，干什么都有规矩。"我明白，这就是"盗亦有道"。不过，那400元算是白扔了。那是辛欣经理给我送来的生活费中的一部分，今后我需要从牙齿缝里再挤出来。我哪有什么货物要装运！这下可把我给难住了。

稍停，我转身向那位妇女，恳求地说："贵州六盘水有一位老板，欠我很多钱。他一直借口没有拉着货，拒不还款。如果你们装的货，是我那位贵州朋友的，我心中有了底，便去找他要钱。我当然不会说是你们告诉我的。"

那妇女不顾她丈夫用眼色制止，问我说："你那朋友是不是姓滕？住在粮句宾馆的？"

我说："就是他！"

那男人责备他妻子说："女人，太多嘴！以后装了大伯的货，你可不能乱讲！"

那妇女笑着说："那怎么会呢！我没有那么傻。"

我怎么会猜准那车货是贵州老板的呢？车牌上不是明明标着"黔"字吗？瘦男人转身从竹床下拿出一瓶泸州老窖，用竹杯斟了满满一杯说："大伯，干一杯！驱驱夜寒，也庆祝买卖成交。这还是我从家乡带来的，一直没舍得喝。"

我接过杯子。那女子说："可惜没有菜下酒！"

我说："会喝酒的人不吃菜！"

喝了一大杯酒，我借着酒意问他们说："看你们的生意很不错，收入够多的，为什么还要去乞讨呢？"一句话，勾起了那女子的伤心事，她忍不住哭了起来，哽咽着说："你问他就知道了！他本来是个有情有意的好男人，自从染上毒瘾就全变了。那是一个无底洞，大富豪都会吸穷，何况我们这种小户人家！毒瘾上来什么都不顾，哪管我们母子死活！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只好带着孩子出去讨要。"她声泪俱下，泣不成声。又是一个遭毒魔侵害的家庭，在金三角周边地带何止万千！斑斑血泪，惨不忍睹。我暗下决心，回去后立即通知有关部门抓捕毒贩，我感受到了禁毒工作的神圣和伟大！

其实，我早就作出判断，装车的两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吸毒者，因为他把塑料袋收拾得那么干净。我好奇地向瘦男人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："你们经常装车，毒品还用花钱买吗？从中拿一点就是了。"瘦男人苦笑着说："我们装的都是回头货，如果贪心，下次他便不用你，就断了生路。这路老板鬼精，从提取数量，就可判断出装车人有没有捣鬼！"他接着说："下次不再用你是小事，我们可以再找别的老板，弄

不好要丢命的！我们的一位兄弟，就是因为多留了一点，被人分尸，抛入凤尾河中！”

两天后，贵州滕老板在监督货车起运时，被逮个正着。本来老板都是躲得远远的，从不涉险。这一次，他是让货车司机往家里捎东西，才大意失荆州。此人因牵连多个毒品案，被押往省城昆明。为此，我也得到了上级的嘉奖。为国家做了有益的事，无论吃多大的苦，遭多大的罪，都值得！这就叫无怨无悔。

第36节：凤尾河边(4)

我有个怪癖，喜欢“迅雷闪电”。这是一个暴风雨之夜，我将灯关掉，依窗观赏那闪电怎样从黑的地方发亮，又怎样从亮的地方变黑。那支形闪电正如聂耳的名曲《金蛇狂舞》，那振聋发聩的滚滚雷声，在我的想象中，是代表正义的天神，与邪恶的魔鬼在开战。每逢这样的夜晚，我激动得睡不着觉。豪情满怀、兴奋不已。半夜时分，天上的战争结束，雨止风息，偃旗息鼓。我也有了睡意，歪倒床上，和衣而卧。刚闭上眼，忽然屋门哐地一声敞开了，随即闪进一个黑影。我猛然坐起，伸手把电灯拉亮，一个蒙面黑衣人手持雪亮的杀猪刀，直扑我的床前。来不及细忖，我举起上了膛的手枪，照着那人的脚下就是一枪，弹头在水泥地上弹跳起来，随即滚到桌边。我大声威喝：“别动！转过身去！放下刀子！靠墙！”他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所震慑，乖乖地执行了我一连串的命令。

这时，小黑也闻声跑了进来，弯腰将刀子拾起，站在我的床边。我再次命令那人：“转过身来！扯下面罩！”这时我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正是那个住在凤尾河边篷屋中的四川瘦男人。

我用枪指着他说：“讲！为什么要来害我？我待你们不薄，为什么反目为仇？”

他说：“都是我的毒瘾作怪，吸毒的人逼到这份上，什么都敢做。毒瘾上来，生不如死，就什么也顾不上了。贵州滕老板不是货主，只是一个跑腿的马仔。他的后台是住在贵阳的马老板，西北人。昨天，马老板派人找到我，说你坏了他的事，抓了他的人，还没收了他的货，所以要对你报复。只要我得手，将你杀死，割下你的两只耳朵，每只耳朵可以付给一万元。”

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到什么地方送耳朵、取款？”

他说：“先付给一万元，另一万元送耳朵时，到贵阳‘红枫湖宾馆’去拿。”

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有关部门，随即来人将刺客押走。瘦男人被捕，我担心篷屋中母子的生活。次日，天气晴好，我喊了小黑去看一看，本打算给他们一点钱做路费，让他们回四川去。可是到了那里，根本没有什么篷屋！若非一堆灰烬，真不敢相信曾有人在那里住过。那年轻妇女和那大眼睛的孩子，已是无影无踪。

公安部门曾押着四川瘦男人去了一趟贵阳，借送耳朵、取款为由，去抓捕马犯，他也早已不知去向。俗话说：漏网的鱼是大的！

第37节：毒品王国的女王(1)

十、毒品王国的女王

母亲生前常说："世上没有不散的集市"，有聚有散才是人生。我把熙熙攘攘、万头攒动的集市，看成人类社会的缩影。摆摊设点、有买有卖、各种服饰、各种语言、各种面孔、大千世界、芸芸众生，正所谓形形色色。人们怀着各种心态和愿望从四面八方走来，又匆匆离去。我自幼喜欢赶集，那时紧紧抓住大人的衣角唯恐挤散，东瞅西望在集市上看热闹，品尝地方风味小吃。成年后对集市的兴趣依然不减。不过这时是为了观察社会万象，更深地理解人生。我来到云南和缅甸之后，尤喜赶街，即北方所说的赶集。因为这里民族众多，各色人种杂处，集市也就更加丰富多彩。例如这里有人肩上扛着一串串用稻草结成的、疙疙瘩瘩的东西，类似北方的蒜辫，你说他卖的是什么？想不到吧？原来是鸡蛋。这就是云南十八怪之一，"鸡蛋用草拴着卖"。还有，集市上摆放着成堆的雕花嵌银的大竹筒，你说是做什么用的？更不会想到吧？那是水烟管。同样是云南十八怪之一，"大炮筒子当烟袋"。"这世界真奇妙，不看不知道"。诸多新奇事物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还有比这些更奇妙的呢！

某一天，我在云南西部城市、保山市郊赶街，饥渴难耐，便走进一家小吃店，品尝云南过桥米线和气锅鸡。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眼前的情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一个当地民族装束、肤色黧黑、五大三粗的男子，一步闯进门来。他既不落座，更不吃东西，贼溜溜的眼睛将屋内横扫一遍。然后径直走到屋角一位老大嫂跟前，将肩上扛着的数串鸡蛋，放进老大嫂脚边的背篓。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老大嫂也随即起身，背起竹篓往外走。这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！儿子在街市上买了鸡蛋，因为还有事要办，交给母亲带回家，也用不着答话。室内吃饭的人不少，谁也没有对此留意。但是，却引起了我的警觉。当那男子转身时，他穿着深色衣服的后背上，紧靠鸡蛋串的地方，印上了一个

个淡淡的白色痕迹。这种情况我哪能放过！付了饭钱，尾随老大嫂而去。老大嫂足有60岁上下，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，直赶得我气喘吁吁。

山路崎岖，忽上忽下。赶街的人群说说笑笑、有来有往。走了约有10公里，来到路边一家小商店门前。老大嫂将背篓放下，颇有兴致地观看商店门楣上悬挂着的一只鸟笼，里面有一只八哥上蹿下跳，不停地叫着。我也走过去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大口喝起来。这时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头，同样不答话，背起老大嫂的竹篓疾走。老大嫂则边擦着汗边向来路走去。我快步追上老头，以赶街归来为由，与他一路攀谈。

说着话走路，也不觉得累。走到保山汽车站前面的九龙雕塑下面，老头将背篓交给一对青年男女，转身离去，仍然互不答话。那男青年面目清秀、衣着整洁，女青年傣族打扮，面容俏丽。男青年背起竹篓就走，女青年手持遮阳花伞随后紧跟，步态婀娜多姿。我已年过60岁，追赶两个年轻人谈何容易！恰好路边停放着多辆载客马车，我就近选了一辆坐了上去。我与他们或前或后相隔不远，总逃不出我的视线。

最后来到保山东面的永保桥，这是一座架在怒江之上的钢筋水泥大桥，雄伟壮丽。桥上设卡，有武警战士检查过往车辆和来往旅客，但对来来往往赶街上店的本地人，却不屑一顾。于是，这对青年男女便顺利地通过了这道重要关口！又走了一段路，公路边上有一座孤零零的饭店，对面停放着一辆昆明牌号的有篷货车。青年男女将背篓递给车上，车上人接过背篓，将鸡蛋串扔在车厢内，仍把背篓还给他们，随手给了他们一张彩色硬纸片，青年男女跳上我刚才乘坐的马车，掉转车头原路返回。

我走进饭店，要了饭菜，靠门边慢慢享用，密切监视着停放路边的那辆货车。随后不断有人往车上递背篓、领卡片。而车上总是将背篓中取出的东西，漫不经心地扔进车厢内。这一“扔”，便等于承认里

面不是鸡蛋！他们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互相不说一句话。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会，像这种背篓接力赛，平生我还是第一次见！

天色已晚，夕阳西下，隐隐青山，金色稻田，郁郁蕉林，五彩云南，江山如画。车上人清点了一下数目，跳下车来。对着田野呼哨一声，便有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闻声纷纷扛着香蕉跑来。店老板让人抬出一个磅秤，大家先后称重领钱，然后将香蕉送上车，不一会儿便将车装满。蕉农们说笑着散去，当然也有人得了钱后，进饭店大吃一顿。等人群安静下来，从店后走出一个人。此人穿一身美国陆军迷彩服，头上戴着长长遮阳的迷彩帽，配宽大墨镜，几乎遮住半个脸。脚蹬一双短美国陆军战斗靴，神气活现。不过，从体形上仍然可以看出是个女人。她向着汽车一挥手，马达启动，风驰电掣般地向着昆明方向驶去。

我正对她观察，她却转身向我走来。拿下墨镜，立刻艳惊四座。饭堂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赞叹之声。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停箸观赏。这是一位世间少有的绝色女子。乌云如墨、粉面如雪、桃腮樱唇、明眸皓齿。这时我也认出来，她就是在金三角名噪一时的薛冰清小姐。只要有她现身，那车上装的什么货色，就不言而喻了。她问我："劳富先生，怎么会在这里？"我回答说："我从保山坐车来永保桥买新鲜江鱼，不料没一条像样的。我嫌桥头做的饭菜不好，便来这里吃饭。我让老板加几个菜，一块用餐吧！"她说："不客气，我在后面用过了。"并大声招呼饭店老板："准备两条鲜活江鱼，让劳富先生带走！"随即问我："你打算怎么回去？"我说："等过路车回去。"她问："你的汽车呢？"我说："把我送到保山后，我让人开回了缅甸。"她说："这样吧！一会我用摩托送你回去，也可一路兜风。"说话间，饭店老板拎来两条扭动着身躯的鲜活江鱼。她瞪了老板一眼说："我要挂在车把上，换个帆布袋子！"

摩托开得简直要飞起来，她回头说："别封建脑瓜，离这么远会摔下去！"快靠近一些，那体温，那香气，如果换了年轻人，将不知如何

自持！”当我回到保山宾馆，强忍住浑身的困乏，仍然往薛冰清下榻的宾馆挂了一个电话，总台服务人员说，她没有住，喝了一瓶矿泉水就结账走了。高度的机敏和警觉，正是她历次脱险的原因。既然走脱，也无从去找，这种人熟知边境上的每条秘密通道，或许根本就没走，她会有许多藏身处所。不过我仍然提请有关部门，严加盘查。那场“背篓接力赛”累得我精疲力竭，挨到床，便身不由己地昏昏睡去。

第38节：毒品王国的女王(2)

夜半醒来，却再也睡不着，我回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。寻思着明天上班后，如何向上报告。计算了一下行车速度，在香蕉车到达昆明之前，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拦截。我倚着床头靠垫，脑海中像放电影一样，演绎着我所闻知的有关那个奇特女人的往事。薛冰清，云南祥云人，父亲是缅共高官，缅共解体后，曾任佤邦军政要职，因私生活不检点，患艾滋病身亡。其母为抚养一双幼小儿女，铤而走险以贩毒为业，由于罪恶深重，被中国政府处决。父母双亡，分别葬于祥云县城南、城北。因为当地有个说法：两人皆为凶死，如果合葬，两凶并立便会为害一方。其弟薛小保，给我的一位朋友、缅方的一位师长当警卫。薛冰清来师长家探视其弟，师长招待她与我同桌就餐，所以认识。后来听说，她嫁给保山人苏云峰，两人重操其母旧业，干起了伤天害理的贩毒勾当。生意越做越大，经常往来于中缅两国。尤其是薛冰清，在金三角渐渐有名气，被渲染得神乎其神。她经营此业多年，据说从未失手过。她处事机敏果断，确有过人之处。她不惜重金，让人在沿途开设饭店和商店，在重要地段雇人摆摊设点，监视我军警的行动，随时用手机发暗语，向她报告险情。

每当毒车出行，前面有人骑摩托探路，后面有人开车殿后。遇到情况，随时用对讲机互相沟通，立即让毒车回避。每次行动，她都坐在殿后车中，亲临指挥。手续齐全，并不违章，即便军警盘查到她，也抓不到任何把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住在缅北第四特区的小孟拉。当我在那里再次见到她时，几乎认不出来。

小孟拉的对面，就是中国的西双版纳。小孟拉效法中国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，引进了中国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大量外资，各方面的建设颇具规模，已成为游览胜地。高档次的宾馆、饭店、赌场、歌厅、夜总会等有许多家。应当地官员之邀，我去一家豪华饭店，参加一位富豪的生日聚会。宾客们献上鲜花和礼品纷纷就座，美酒佳肴、时新果

品，异常丰富，宴会的档次很高。忽然华灯齐放、音乐声起。女寿星在两位着礼服盛装的奶油小生扶持下缓步登台。她头戴水晶王冠，佩钻石耳环，挂翡翠项链。长裙拖地，珠光宝气，文雅端庄，风度翩翩，妩媚动人。大家起立为她祝贺，高唱生日歌。

宴会气氛温馨而热烈。待到女寿星来宾客桌前一一敬酒时，我才看清楚，原来就是薛冰清。她也认出我来，客气地说："劳驾先生光临，为我的生日增辉。"并与我碰杯。一大杯法国葡萄酒一饮而尽。宴会结束，舞会随即开始。关掉电灯，燃起巨型红烛，乐池响起节奏明快的舞曲。客人们各拥舞伴，和着节拍旋转。

烛影摇红、如梦如幻。薛冰清就像一只美丽的彩蝶一会儿飞到这里，一会儿飞到那里，与不同的客人周旋。我因上了年岁，腿部手术后钢板固定，不能跳舞，便在阳台上设座品茗。薛冰清陪客人喝下大量的酒，起舞时又快速旋转，增添了醉意。她一路歪斜地走过来，坐在我的对面，侍者忙为她斟上一杯清茶。她望着窗外，这时明月高悬，丹桂飘香。谁知当她转过头来，竟是珠泪晶莹。她说："每逢生日，她都思念父母。"我说："这是人之常情。既然这样，就要接受父母的教训，远离毒品。凭你现有的资财，完全可以到一个西方国家，与云峰一起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。"提到云峰，我忽然发现生日宴会上竟然没有苏云峰的身影，这是很反常的。当我问起时，她说："不敢让宾客看到云峰的猥琐样子，免得丢人现眼。让他到外面寻欢作乐去了。"我想说："你就不怕他像你父亲那样，染上艾滋病！"但我终于没有讲出口。这是生日聚会，不能那样刺伤别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想起我劝她远离金三角，去西方国家生活的话语，便对我说："自幼生在金三角，正像鱼在水中，这里就是我生活的海洋。"金三角特有的生活因素，已经渗透到她的血脉中，已是欲罢不能。她自己既是害人者，更是毒品的受害者！她恨人类社会，要用毒品寻求报复。她明知自己在刀尖上过日子，正是朝不保夕。活一天，就要享乐一天。她要大把地花钱，尽情享受人生。既然有钱的男人把

女人当成玩物，为什么有钱的女人不能把男人当成玩物！对于金三角这个变了形的社会，和在这里滋长的扭曲人生，一时间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自古有言：劝人劝不了心！但我还是劝她去周游世界，特别是到中国内地游览，回来后自会明白："你现在享受的所谓人生，是粗俗的，乏味的。你可以读书、学画、听音乐、欣赏艺术、观赏大自然的美景，去过一种对人类社会有益的高尚的生活。"她苦笑着说:"作为长辈，你的心意我能理解，但你不能让蝴蝶去酿蜜，那是它永远做不到的！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，我是望乡台跳芭蕾——死中求乐。"我忽然明白，她说得对，这就是"夏虫不能言冰"的道理，我也就不必枉费唇舌了，于是相对无言。

转朱阁低绮户的明月，照着对面那张因醉酒而苍白的脸，秋虫一片声地叫嚷。我在想，造物主为什么要把一个病态的灵魂，架在这样一个美丽的身躯上？这不是名副其实的"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"吗？苏云峰步履蹒跚、非常疲惫地从外面走来，立脚还未稳，薛冰清就让他护送我回家，他不敢违拗，像狗一样乖乖地跟在我的后面。

来年的夏天，我因事又来到小孟拉。因糖尿病并发所谓的"糖尿病脚"，酸、麻、胀、痛。那位在小孟拉任高官的朋友，劝我去足浴。他把一切都安排好，盛情难却，我不得不去。侍者刚把我领进一间素洁的足浴室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就听对面有人招呼我。掀开水晶珠帘一看，真是惊诧莫名！那是一个比我刚才进去的足浴室大十多倍的厅堂。无论灯光，幔帐，床榻，皆是粉红颜色。柔和的轻音乐，如诗如歌，声波就像水波轻轻荡漾。薛冰清斜靠宽大的香檀木床，身着宽松的丝绸睡衣，头上仍然戴着那顶水晶王冠，俨然毒品王国的女王。两个奶油小生，每人抬着一条洁白如藕的美腿，在舔她的脚后跟。薛冰清看到我进来，慌忙起立，躬身相迎。两名宠物靠墙肃立。我明白，她是想让我见识一下，毒品女王是怎样对待男性宠物的，以证明她那天的话不虚。她怕我嫌恶不洁，监督那两名侍从反复洗手，然后让他们给我递香茶，送果盘。看样子她是刚出浴，水湿的秀发散披肩上，

面容因沐浴而红润，正所谓“出水芙蓉”。无论按东西方标准，都堪称绝色。不过，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，道不明的气质。梅里美笔下的卡门，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爱斯梅拉达，和艾芜笔下的“野猫子”，都具有这种神采。

宾馆中特意饲养的雄鸡高唱，曙光照亮了窗纱。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我的接头人用暗语打长途电话，报告香蕉车藏毒一事。事后得知，有关方面为了保护提供情报的人，在辖区外的广州市郊，予以拦截。卡车司机、饭店老板皆被捉拿。一个以“背篓接力赛”为运载方式的贩毒团伙被破获。当然，毒品王国的女王，由于她的机敏和警觉逃脱了这次灾难。这样好，使我免于两难境地。如果是我有意将她放过，那是我对祖国和人民的最大不忠，那显然是违背了我向卓枫将军许下的诺言，我会永远有一种犯罪感，会终生感到愧疚。从另一方面讲，我实在不愿意用自己的手，打碎一件美丽的雕塑！

第39节：小金三角(1)

十一、小金三角

我从保山返回南邓不久，小黑探家也从聊城回来。听到家乡的惊人巨变，我深受鼓舞。一个近似农村的鲁西县城，竟然一变而成旅游城市，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转念一想，修过长城、开过运河的人民，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呢！我正与小黑闲话，辛欣经理一步闯进来，他催促我说："劳富先生你做好准备，咱们马上出发去九谷！"我惊异地问："为什么？"他说："几分钟前刚接到电话，董事长被他的保镖用胳膊勾着脖子，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！"我吃惊地说："去世了！"他神秘地一笑，赞叹地说："奇迹，奇迹啊！李正奇先生竟能存活下来。"又一个"奇迹"，发生在金三角的奇迹。

南邓距九谷千里之遥，高级轿车疾驰如飞一天就到。我首先陪辛经理到他自己的家，看望他的妻子儿女。紧挨中缅界河，独门独院。辛夫人敦厚朴实，一双儿女营养良好，欢蹦乱跳。出门时，我问："为什么把家安在这里？"他说："这房子是借用董事长的。距他家近，我回来时，议事方便。"他抬手一指："那高处就是董事长的家。"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，便蓦然醒悟：董事长的家高高在上，俨然是一座城堡；辛经理的家低低在下，恰好在枪眼的监视之中。原来董事长对独当一面的辛经理并不放心，把他的妻儿扣做了人质。这也正像李正奇让我出资30％，把我拴在工厂上一样。由此可见李正奇处事的精明，这也正是金三角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互相钳制，彼此制约，只有利害，没有人情。李正奇的家，建在一座用巨石垒起的高大平台上面。进他的家，先要攀登百级台阶，梯道窄得只能并肩走两人。待爬到顶端，对着来客脑袋的是一挺轻机枪。泰山迎客有迎客松，李正奇迎客有机关枪。亏他想得出来！如果仔细观察，阶梯两端也暗布许多黑洞洞的射击孔，不知有多少支枪在对客人瞄准呢！原来这平台并不是完全夯实的，内设暗道机关，危急时刻，当阶梯被人用火力封锁，

李正奇可以下到暗道，推开伪装的暗门逃走。在金三角，如此挖空心思构筑巢穴的毒枭，只有李正奇一人！

第40节：小金三角(2)

平台之上方砖铺地，相当开阔，周边绿草繁花，两层四合院，宽敞明亮。供驱使的丫环仆人、护院家丁有百人之多。众家丁长枪短铳全副武装，俨然军营。在缅甸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上，能允许割据武装的头目做到这样，也够宽容的。最先跑出来迎接我们的，仍然是那两条凶猛的大狼狗，连辛经理这样的常客都不放过，我们原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，任它们嗅了个遍。最终向我狂吠，辛欣经理示意让我把手枪交给家丁，才算通过了狗的审查。

受了枪伤的李正奇，斜靠在沙发软垫上，仍是那两名美女服侍左右。他项上缠绕厚厚的绷带，殷殷血迹清晰可见。我未向他问候，他就客气地向我致谢："劳富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，谢谢关心！谢谢关心！"听他讲述那惊险的一幕，真是千钧一发！那名保镖从身后猛扑过来，用粗壮有力的胳膊勾住他的脖子，抵住太阳穴开了一枪，与刺客扣扳机的动作同步，李正奇猛一摆头，子弹贴着脖子飞过，只擦伤一点皮。没等开第二枪，即被别的保镖将枪夺下。这种情况下谁能活命？李正奇竟能闯过一劫！我问："对凶手如何处置？"李正奇说："这里是缅甸中央政府辖区，当然只能移交给政府关押，据说解去仰光。"这种场面我们不能久留，也不能说话太长，因为伤员需要休息，便起身告辞。

长途奔波一整天，谈话不满10分钟。走到阶梯口，家丁将手枪还给我。然后，仍回到辛经理的家。辛经理抱歉地说："很长时间没回来了，想在家住两天。"让我饭后一个人从中国畹町租车回去。为照应我，辛夫人忙碌起来。当晚，我住在了畹町边城宾馆。在餐厅就餐时，巧遇一位在芒市经商的朋友，我们又谈起李正奇之事。他说，刺杀李正奇的保镖已被释放，下午他还在芒市与那人打了一场台球。保镖是芒市人，要接了妻女一块去仰光定居。我由此得出结论：李正奇

死定了！中国有句老话：“逃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”没想到被我言中。

一年后，李正奇受人唆使，在勐古组织反政府暴动，从此失踪。（详情见后文《勐古之夜》）在金三角这种地方生存，必须处处小心，大意不得。睡前，我将手枪拆卸，认真做了检查，特别察看了卡榫弹簧和撞针，重新装好，空枪试过才放心。将子弹全部扔进下水道，不敢再用。这是基于两种考虑：怕人改换了里面的炸药，如果装上砂子便打不出去；假如换装烈性炸药便会炸膛；有时看起来和原来的子弹一样，只要比原来的大一毫米，子弹射不出去也会炸膛。因粗心而丧命的人，绝不少。在金三角，枪就是命！

既然辛经理不回去，我回去也办不成事，我决定在畹町玩两天。畹町地方很小，是中国最小的城市，半小时便可跑遍所有的街市。但是可玩的景点并不少，那就不是短时间能跑过来了。来畹町首先要去的地方是畹町桥，桥的那头就是缅甸九谷。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就是经过这座桥，开赴印、缅作战的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总理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曾在这里举行边民联欢大会，谱写了中缅两国友谊的重要一章。畹町主要街道的后面，就是一座绵长的山峰，山上有建筑宏丽的寺庙，有郁郁葱葱的森林，林中有架在树上的木屋，就像一个个鸟巢，供人住宿，聆听百鸟齐鸣和天籁之声。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。我从金三角来，要去看一看在畹町享有盛名的小金三角是个什么样子！去了才知道，这里只是畹町的一个经济开发区。所以取这样一个邪恶的名字，一是只着眼于“金三角”的“金”字，希望日进斗金、黄金万两。二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，吸引外地人来此寻幽探秘。小金三角和缅甸只隔一条两三米宽的沟渠。上面建有桥梁，供载重汽车往来。几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河滩地，沙丘起伏，荆棘丛生，野兽出没。后来，数台大型推土机昼夜奋战了几个月，平整了一大片土地。修筑了道路和水电设施，提供了种种优越的条件，“插起招军旗，就有吃粮人”，外商纷至沓来，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。宾馆、饭店、夜总

会、歌厅、酒吧等服务行业应运而生。仓储、运输、外贸加工厂、大型货场、特大堆木场相继开发出来。小河沟对面的缅甸，也随即配套，建起了赌场、妓院、黄色录像厅等淫秽场所。你只要打开窗口，就有苍蝇飞进来。得失相连、福祸相倚，这就是辩证法。只能从大局出发，大处着眼，不能因小失大。发展才是硬道理！

第41节：小金三角(3)

像小金三角这种地方，夜生活是必不可少的。入夜之后，霓虹灯闪烁，缅甸歌曲飞扬，灯红酒绿，奇装异服。界河桥上熙来攘往，到邻国豪赌滥饮、纵情声色，过放荡生活的大有人在。如果你禁止通行，正常的国际贸易也会中断。我游览了小金三角，跑的累了，便到一家缅甸人开的酒吧小酌，借以消除疲劳。无论任何时候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所承担的义务，我边喝、边吃、边注意观察，常言说："无意之中露真形。"我要发现有关线索，搜集毒品方面的信息，我要睁大猎鹰的眼睛，去捕捉毒蛇！

霎时间，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，挽着一个袒胸露背的半裸女人走了进来。我一眼便认出来，那中年男子就是高文。昨天，我去看望李正奇的时候，高文也在场。只是因为李正奇没有介绍，也就不便和他打招呼。后来，在辛经理家中，我问到此人的情况，辛经理说："此人是云南大学的研究生，来缅甸后为生活所迫，在木城一家饭店打工。刷盘子、洗碗、择菜、洗菜、接待宾客，从早到晚，累死累活，他的要求却很低，只要管吃管住，不要工资，老板当然愿意接受这样的人。后来和在一起打工的缅甸妇女'岩叫'结了婚。岩叫又矮又胖，没有多少文化，是一个极普通的劳动妇女。其实高文并不喜欢她，饥不择食而已。高文从来没有直呼过岩叫的名字，以岩叫的身形，给她起了个'圆球'的绰号，后来干脆把'圆'也省掉，以"球"呼之。岩叫并不计较这些，能找到一个有文化的帅哥做丈夫，她感到心满意足，至于称呼什么并不重要。婚后，夫妇二人双双从饭店辞职，怎么维持生计呢？高文这小子鬼点子很多，早在他决定和岩叫结婚时，已经成竹在胸。一段时间内他对岩叫备加呵护，体贴温存，良言相劝。他说：'生活如此艰难，以后生了孩子如何养活。贩毒虽有风险，可获利很多。等积累少量钱财，就洗手不干。'岩叫听从了他的劝说，走上了犯罪之路。发挥妇女的特长，以身体藏毒，两个部位携毒，每次不

超过100克，这样即便被发现，也判不了死刑。高文还花言巧语地欺哄她说：‘你被抓进去，我能设法救你；我被抓进去，你救不出来！’所以，每次贩毒他总是让岩叫走在前面，自己远远地在后面跟着。由于岩叫在边界上以忠厚老实出名，又是以卖干鲜果品为掩护，时过数年都没有犯案。盖起了小楼，存下了大钱，他们决定从此洗手不干。这天高文对岩叫说：‘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要多带一些。’除身体藏毒外，在盛果品的筐篓中也放了毒品，总量超过千克，按法律足够判两次死刑。出发前，两人还烧了香，磕了头，拜了佛。走在前头的岩叫，怀着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，哪里知晓她已经陷入一个阴险的圈套之中。高文自己给中国的检查站挂了电话，揭发了岩叫贩毒之事，连藏毒部位都说得非常详尽。岩叫被捕，差点被判死刑，因为‘受人指使’，减为死缓。正当岩叫在狱中苦熬岁月的时候，高文姘居了这个从泰国来的漂亮女子，用岩叫挣下的钱，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。高文为什么不正式和别人结婚呢？他不敢与岩叫离婚，怕激怒岩叫，揭出更多的秘密。”

虽然只是匆匆一面，高文这小子还是认出了我，他主动跟我打了个招呼。看到这种丑类，我怒火中烧，几乎不能抑制自己，手心都攥出了汗，但苦于一时抓不住把柄。转念一想，岩叫是因为有人“指使”才减为死缓的，不用说那指使人就是高文！据辛经理讲，案发后高文再也不敢来中国，想不到今天竟敢进入小金三角中国一侧。我悄无声息地出去挂通了电话，并建议有关部门先派人到界桥堵截，然后再进饭店抓捕。因为他是岩叫一案的同案犯，逮捕他并不出格。

事后得知：抓捕落空，高文还是跑掉了。他的高度灵敏的嗅觉，发现情况有些异常，饭店门前站了两个人，那笔挺的身板和习惯动作，表明是两个军人，他怀疑自己被监控，便对那个风骚女人说要去卫生间，推开厕所的后窗，钻入只隔几步远的茂密的丛林。我们的战士见那妇女未离座位，便认为高文会回来，等到实施抓捕时，早已跑得没了踪影。这也难怪，再好的猎鹰，也不是每次总能抓到兔子！

第42节：老夫妇的壮举

十二、老夫妇的壮举

老夫妇的年龄加在一起将近120岁，竟然深入虎穴，让毒枭司令写下了“禁毒保证书”。事情须从这里谈起。

手扶拖拉机手出身的杨茂良，不具备起码的军事常识，更不懂得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道理，但他却刚愎自用，拒绝下属和朋友的忠告，带兵去攻打勐古。勐古没拿下来，却让前总司令彭家声乘机端了他的老巢。杨茂良落荒而逃，率领残兵败将向缅甸中央政府投降。彭总司令虽然胜利归来，但疮痍满目的果敢，已经不是旧日江山。杨茂良逃亡之前，将政府军勾引进来，所有军事要点皆被政府军占领。彭家军已无可奈何，只能充当治安警察，在政府军的枪口下生活。彭总司令每逢提及此事，都感慨万分。他说：“当自己败北时，从心里认输。悄无声息地躲到任掸邦第四特区司令的女婿林明宪那里避难，过着卧薪尝胆的生活。目的就是要给果敢人民保留一块祖宗留下的地盘，从没想过借助政府军的势力。”每说到这里，他都激动万分，大骂杨茂良是汉奸！

正当彭总司令决定打回老家去的前夕，我妻子杨纯贵来缅甸看我。我带她去掸邦第四特区的首府小孟拉观光。首先观看了缅甸建筑风格的国门，守门的不再是狮子，而换成了大象；楼门上的雕花也不再是龙凤，而换成了孔雀。卷花图案同样具有缅甸民族的特点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接着观看了位于山顶的缅寺殿堂，其特点是贴金镀银，在热带骄阳下耀眼夺目。街道整齐，市面繁荣，东南亚各国皆有商家在此经营，初显国际化城市的风貌。最吸引旅客目光的是街边的一尊佛像，通体金色，舒展两臂，呈现舞姿，不像中国寺庙的雕塑，个个怒目金刚、凶猛可怖，而是给人以亲切之感。我和妻子曾在佛像前留影，不料在后来的乘车途中被人偷去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。

观光过程中，路经林明宪司令部所在的山岗，我忽然想到应当看望一下彭家声，便顺山坡拾级而上。林司令与其夫人，即彭家声的长女，在山顶一座凉亭内，一道接见了我们。滑稽可笑的是林司令竟然伪称自己是什么“张秘长”，并断然拒绝我们与彭总司令会面。这岂能难住我们！后来在河南南阳的一位在此经营玉石的朋友、仵华晓先生的指引下，我和老伴终于找到了彭家声隐秘的住处。山背后、小河边一处大院落，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，横枪阻拦住我们。彭家声闻声走了出来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的居室纵长横短成筒状。桌明几净，陈设简朴而文雅。最惹眼的是墙上悬挂的一件珍贵文物，孙中山先生的真迹墨宝。

落座后，我首先以朋友的身份，预祝他旗开得胜。

他吃惊地问我：“是怎样得到这消息的？”

我“顾左右而言他”故意不做正面回答，使他对我有了一种更深的神秘感，觉得我这个人根底不浅。谈话渐渐进入正题，我提出当他重新在果敢掌权之后，将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中国政府？面对在金三角地区泛滥成灾的毒品，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？彭总司令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，并做解释。

他说：缅甸的果敢族，就是中国的汉族，同是炎黄子孙，他对中国有深厚的民族感情。他表示一旦夺回果敢，将与中国加强往来，密切合作，促进边贸发展。谈到对毒品的态度，他说：在第四特区居住的这两年，他亲眼目睹改革开放的成果，替代种植获得的巨大成功。回去后，他要效法其女婿林司令的做法，普遍开展替代种植，与中国合作，坚决禁毒！这时他女儿一步闯进来。怒气冲冲，面色因激动而涨得通红。

她极不友好地对我说：“你们不听劝阻，擅自闯到这里来，安的什么心？谁派你们来的？”

大有将我们拿办问罪的架势。彭总司令为其女儿的举动感到羞愧，借故将她支走，谈话得以继续。

我说："我很重视这次与彭司令的会见。因为这是他即将返回故土，重登宝座的时刻，最好能留下文字记录。我提议由他写一份类似'保证书'的书面声明，由我转交中国政府。"

在金三角所有司令眼里，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对我能否转呈中国政府，他并不怀疑，立即写下"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，并坚决禁毒"的保证，当然也提出一些要求中国援助的附加条件，最后面还盖上了手章。那不是一颗金灿灿的大印，而是一颗很小的木制私章。彭家声总司令恭迎恭送，礼数极为周到。当我与妻子走到缅方检查站时，彭家声的女儿、林司令的夫人，率领一队名为"敢死队"的亲兵，在那里等候着我们，几十名士兵立即将我们团团包围。

彭大小姐走过来说："在我们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时候，你们不能走！必须等到战斗结束。因为你们一旦走漏风声，我们的计划就会落空！"

说着就要押我们走，我妻子吓得面色苍白，差点哭出声来。

我小声安慰她说："别怕，有我在！"

这时，一直在外面等候我们的仵华晓先生走了过来，我向他递了一个眼色，他飞快地向彭家声的宅院跑去。

老人怒气冲冲地赶来，厉声将卫队喝退。平时温文儒雅的彭家声，只有在这种时候，才能看出他的身份。刚才还在蛮横对待我们的卫队，这时在彭总司令的指挥下，列队持枪致敬，为我们送行。彭大小姐在威严的老父目光逼视下，也挥手向我们致意。

离开小孟拉，我和妻子杨纯贵女士，立即飞抵北京。亲手将彭家声的保证书，呈交给时任国家公安部刑侦局缉毒处副处长、我的联系人和朋友孙某。副处长感到非常惊奇，一对老夫妇能让毒枭司令写下"保证书"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副处长说，缉毒处（当时尚未建禁毒局）对外就是"国家禁毒委员会"的秘书处，你交给我，就是交给了中国政府。现在，这份"文件"仍存档案中。已升任公安部26局副局长的，我的联系人和朋友孙某可以做证。

我妻子杨纯贵女士，自始至终陪我会见彭家声，并随我一起，将彭家声的“保证书”送呈国家公安部。她经历了那么多惊险场面，她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问，她仍然不知道我在金三角干什么工作。在她善良的心目中，一直认为我与朋友合办工厂。从小孟拉到北京，只是帮朋友办了一件事。直到山东电视台播出了我的5集专题片，她才恍然大悟，后怕不已！谨在这里，向为我担惊受怕，经济上承受巨大压力，生活上历尽艰辛的妻子杨纯贵女士，致以歉意、谢意和敬意！